

嶺南雜記







嶺南雜記

(說鈴之一)

吳震方著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記 雜 南 嶺

一之鈴說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著 者 吳 震 方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一二五七上

朱

(本書校對者曹鈞石)



本館據龍威秘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 嶺南雜記上卷

石門吳震方青壇著

由南安二十五里至庾嶺。路甚平。可容雙車。有雁回人遠碑。爲南雄府界。從此入粵。碑爲山東八歲兒宋世勳行書。廣東藩司宋某之子。山路爲大宗伯楊諱正中使粵時重修。

庾嶺又名梅嶺。以漢庾勝梅錡得名。然庾嶺多梅。古昔已然。自有折梅逢驛使。淚盡北枝花之句。而好事者往往增植之。自宋迄明。往來宦游者。多有補種。某推官女亦植三十株。鐫詩於石。明趙太守題曰梅花園。至今老梅尙繁。

松徑。張曲江植。至今尙存。嶺爲曲江開鑿。有文獻祠存焉。予有謁祠詩。

有唐際全盛。始興實挺生。崛起嶺海間。光嶽儲精英。童穉標峻格。許與皆鴻卿。燕公尤器重。一顧延華聲。弱冠擢高第。恥立寵嬖廷。復辟始登仕。進退必守經。開元被引薦。拾遺職其膺。千秋金鑑錄。萬古垂箴銘。太子誤索甲。據典屹廷爭。義折惠妃請。陰寢奪嫡情。前星無隕耀。功繫在宗祊。守珪倖軍功。仙客且負乘。爵賞將濫及。批鱗氣崢嶸。對仗草詔書。詞闕義恢宏。制誥遂手掌。中書因游登。宴安釀醜毒。地大孽牙萌。祿山跋扈姿。履霜識堅冰。守珪戩軍法。大猾逃天刑。哲相炳幾先。庸主方昏冥。遂令范陽甲。席捲東西京。干戈滿郡國。腥穢污闕庭。九廟寄灰燼。六龍亦伶俜。郭李亟反正。四海久沸羹。竟貽藩鎮禍。割據連方城。浸假闖弄權。天子爲門生。覆轍日相逐。國祚由茲傾。早得用公言。反掌戮鯢鯨。根柢失

剪伐滋蔓勢莫撓。虞機吝一發。曲突空經營。卽當蜀道中。涕泣感忠貞。曲江雖遣祭。前悔不可懲。峻絕大庾嶺。開鑿通人行。至今橫浦關。廟祀陳椒馨。千載想遺烈。仰止深盱衡。扼腕當日事。感憤涕縱橫。韶州府城上。周圍俱蓋房舍。兵環居之。不作女牆。謂之陰城。攻之難破。康熙乙卯。吳逆遣吳國柱、馬寶攻之。年餘不能克。

丹霞山在韶州府仁化縣。有瑰瑋絕特之觀。

（原闕四行又第五行闕三字共計八十字）

其最勝有一線天。海山門。綠鐵索而上。始達海山門。登說法臺。是山之最高處也。寺極奇麗。對面爲獅子巖。旁寶珠峰。與海螺峰對。其後爲龍尾巖。卽山之盡處。勢逶迤而下。相傳丹霞爲龍形。故名。其他四面轉側。處處標奇。但視一面。不足攬其勝概也。

自韶州至英德。一路山皆陡峭。拔起平地如削。中多洞穴。人構木居之。大約粵地深山大澤固多。而孤巒隻巘。尤饒奇特。

英德觀音巖。卽碧落洞。層累而上。洞口俯江。有石乳如垂蓋。旁有小洞。號雲華。深不可測。余有詩。

石壁坼一罅。遂開凌千層。梯棧構迴幹。黑逕然明燈。幽闕悚毛髮。循欄得高登。俯江浩呼洶。站站愁飛鷹。目眩魄欲墮。心空境逾清。寒風出壑底。三月凝霜稜。巖乳滴成蓋。洞口垂幢旌。影倒日光入。江水搖晶荧。或當夜靜時。山鬼吟秋屏。歷此塵外境。不似寰中行。可惜蒼鮮面。刻畫遭湮黥。何當霹靂過。洗出

雙崖青巖側。洞口滑。一望先驚悸。隧道試從入。已覺龍氣腥。波濤乍畜洩。風行來杳冥。奇探未及恣。落照前山頰。舟去不得住。岐路悲心生。擾擾塵土間。俯仰慚山靈。

中峽飛來寺。梁普通年自舒州飛來。遺一殿角于梅嶺。今爲雲封寺。頗多題詠。寺後石壁。羅隱書雲隱二字。余有律詩二首。

曾聞飛寺勝。偶過得登臨。曲磴懸丹棧。危亭綴碧岑。山稠耕地少。樹密瘴雲深。暫此偷閒息。蒼茫雨氣侵。雷雨來中峽。喧歷百谷排。界青千嶂瀑。掩翠一江霾。水急催行櫂。涼生淨客懷。汲泉歸淪茗。沙軟濕青鞋。

佛山鎮離廣州四十里。天下商賈皆聚焉。烟火萬家。百貨駢集。會城百不及一也。街道甚窄。僅容兩人交臂而行。

粵俗最喜賽神迎會。凡遇神誕。則舉國若狂。余在佛山。見迎會者。臺閣故事。爭奇鬪巧。富家競出珠玉珍寶。裝飾孩童。置之綵輿。高二丈。陸離炫目。大紙爆俱以繪綵裝飾。四人拊之。聲徹遠近。中藏小爆數百。五色紙隨風飛舞如蝶。聞未亂時更盛。土人頗慚此會殊寒儉矣。

廣州府有新城舊城。舊城向爲逆藩。尙可喜。駐鎮城中。皆其子姪及漢軍。藩下官員圈住。大小衙門俱在新城。自蕩平後。衙門仍入舊城。巡撫衙門爲尙可喜。府第最爲宏廠。將軍衙門爲尙之孝府第。壯麗尤甚。內僭爲九間殿。今爲將軍府。將軍王永譽分爲三脊。始敢居之。大堂前榮有拜單石。深一丈二尺。闊

六丈門前石獅。乃耿逆在粵時。從肇慶取石爲之。高大雄駿。東南希有。後移藩閩中。故之孝居之。藩逆盛時。其奢僭病民如此。今新城各衙門俱斥賣。僅存總督衙門。爲入省駐節之地。

粵中弊政頗多。而夫務漏卮爲尤甚。番禺老儒唐化鵬條議云。粵向年用兵。百姓死于盜賊者十之一二。死于徵調者十之五六。其害莫慘于取夫。蓋名則取夫。其實取工匠。取器物。以及發養牛馬之類。無不在取夫之內者。取夫舊例。五十家出一名。則有那移增減之弊。有不及五十家而出一名者。有不止五十家而出一名者。縣官每十名多取一二名。其甚者多取三四名。夫房則以一而派十。保長奉行箕歛。又加取一倍二倍不等。每月每名需用銀二三十兩。甚而有用數十名。甚而有用百數十名。百姓至賣兒女以雇夫折夫。卽此一事。官取之。夫房取之。保長取之。譬如病夫。更遭顛撲。幾何而不立斃也。欲絕其弊。莫若通計一省夫額若干。每名每月徵銀一錢。通廣州之夫不下數萬。每月卽有數千之銀。取給通省之調遣。及各答應。自見其有餘。不見其不足矣。而或者曰。百姓向者每夫一名。每月出夫銀多至數十。或百數十。公家尙且不足。而每名每月出銀一錢而足者。未之信也。不知前之夫銀如此之多。然公家用之。縣官用之。夫房保長亦用之。其不足也宜矣。今每名每月一錢。輕而易舉。投之于官。明白無弊。夫房保長不得而染指。則以積而待公用。鮮不足矣。夫以五十家出夫一名。每名每月出銀一錢。只一家每月出銀二厘耳。且聚于公家。有事方按籍而取之。無事則留以待賑濟。否則全免之。公私兩便。無有過于此者矣。至其徵收之銀。則以一府佐之廉明者司之。各縣徵解藩司。發所司府佐開支。每月

造冊分繳。督撫藩司覈其用否。查其存留。互相稽察。而所司之府佐。于每驛鎮馬頭衝繁之處。各選夫吏一名。凡有往來各官。取夫名數。明填夫簿。皆于總數內支銷清算。其夫預雇貧民。願充者報名入冊。有事支給夫銀。無事自食其力。不病公而又不病民。何憚而不行之。此議皆爲粵東言之。而粵民之苦。觀此一節。概可知矣。

粵中派夫有二種。其一謂之均平。各里派銀數千兩。繳之縣官。需夫官發銀以雇。夫之多少。官任其贏縮。其一派之里下。夫之多少。里下承值。官唯發夫票而已。然一遇差使。正夫之外。不免多派餘夫。相沿已久。亦不能盡革也。

唐化鵬又有請百峰山花田立縣條議。似宜倣花山例行之。并錄于後。議曰。爲險峻久作賊巢要害。宜立縣治。以廣幅員之版。上益國課。以耕膏腴之田。不齎盜糧。以復逋逃之稅。免懸缺額。以汰守汛之兵。裁省輸轉。熄十縣之寇。安全廣之民事。竊惟銘之鐘鼎。勳莫大于開疆。籌之廟堂。策莫急于弭盜。鵬食餼番。禺原籍新會。伏睹廣東全省情形。五嶺隔于中原。三山落于天外。荏苒嘯聚。盜賊跳梁。旋勦旋生。屢撫屢叛。良由川原險隘。山海阻深。若亂莽之藏虺。如衆髮之養虱。其最要害者。無如番禺縣花山之車頭。不新會縣大小官田之百峰山。巖巒聳錯。草木茸鬱。均爲藏盜積賊之區。而爲地方百姓之害者也。然花山雖曰賊藪盜區。猶與省會相接。全省重兵。住劄羊城。相去不遠。可以朝發夕至。隱有爪牙相制之勢。今已設立縣治。唯百峰山之險峻遼絕。十倍花山。相去省城。爲地頗遠。屢有警發。卒難救援。蓋因其山勢



接連新會、開平、新興、恩平、新寧、三水、南海、順德、高要、高明、十縣。其峰有百，故曰百峰。其中一十八寨，莫不怪石奇巒，怒峰險巘，雜棘叢茅，奇樹惡木，布滿其中。或蘆荻爲洲，一望似乎無路。或濂泉爲洞，入水方見有明。或山形如磨，絕磴無梯。或峰勢如錐，下豐上銳。一夫當關，萬軍莫奈。自國朝定鼎至今，屢出爲地方之害，致煩王師連年征勦。如賊首山官七、余亞妹、劉保等，相繼踵武，殺一賊首，復立一賊首。連年累歲，未見蕩平。盜案如山。此百峰山之藏賊積盜，粵之三尺童子，夫人而知之也。不知百峰山雖爲羣盜藏匿之區，而大小官田，實乃諸賊出入之路。蓋賊首之藏聚山中，不過數百十人耳。至其欲行劫諸縣，則必勾同新會、開平、二縣之歹民，方成大隊。欲成大隊，必出至大小官田。然後與二縣之道里適均。而又平衍寬廣，方可以容衆。至若賊一離巢穴，出至官田，賊衆已集。而十縣之子女玉帛，在其掌握中矣。故賊之在山，猶爲負隅之虎。至官田，則爲下山虎矣。賊既至官田，由近地則犯新會、開平，少遠則犯新興、恩平。又少遠則犯新寧、三水。而南海之西樵、九江、順德之龍江、龍山等村，肇慶之高要、高明，又其波及者也。故百峰山雖爲賊之巢穴，而大小官田實乃百峰山之門戶也。而開平、新興、恩平、新寧、四縣之中，又有羅漢山，亦極險峻，亦爲賊之隄塞。與大小官田相爲犄角。賊由大小官田行劫諸縣，必以羅漢山爲駐足之所。行劫已竟，然後還官田。而勾連二縣之歹民，復散而還之各鄉村。賊首方復入百峰各寨。是大小官田者，實居百峰山、羅漢山二寨之中。非唯爲百峰山之門戶，而又爲羅漢山之咽喉。實諸縣之最要害者也。誠能於此建立縣城，則土寨之路徑不通。賊雖居深山，不能勾通二縣之歹民。

以聚衆。賊旣無衆。必不能行劫。不能行劫。則雖處巖峒。必絕糧食。是百峰山。羅漢山。特孤島耳。不降則擒耳。是說也。鵬昔於前撫軍馮公。曾于幕中熟籌之。而於前撫軍金公。亦會上條議。會二公用兵之際。軍興旁午。未暇舉行。今幸上臺廟謀成算。碩畫宏謨。明逾聚米。較若列眉。設兵大小官田。不逾時而賊巢頓空。首目盡降。此其明驗矣。今或餘孽未盡。尙小行劫。計日可伏礮質耳。然設兵重鎮。雖可制賊。但選將提兵。尙頗征調。芻菱糗糧。更費輸轉。且調遣不常。常有兵來賊去。兵去賊還之患。不若立縣設城。縣官控禦城守。駐防文武。維持人烟輻輳。以民爲兵。以耕爲戰。誠地方一創永守。百姓一勞永逸。久安長治。至利而至便者也。其利有十。其便有十。請爲執事陳之。設城立縣。新土新民。生齒日繁。疆宇日辟。百貨日聚。開疆啓土。增益版圖。其利一也。官田設縣。上控百峰山。下制羅漢寨。盜賊不生。五縣之民。安枕而臥。不見兵革。其利二也。盜案永絕。民無告訴。不累各官考成。其利三也。山谷水邊。屋場耕地。盡入升科。上益國課。下裨民生。其利四也。沿官田一帶。盡屬膏腴。昔爲賊耕。今是民種。民用饒足。不齎盜糧。其利五也。五縣地方。近官田一帶。田土民多。畏賊不敢耕作。田旣無收。拖欠糧米。以至缺額。今立縣治。民不畏賊。田園盡耕。逋逃盡復。五縣之民。國課早完。其利六也。官田駐劄之兵員馬匹。動以數千。糧食轉輸。亦以千計。饑食勞息。爲累兵民。今立縣治。人盡爲兵。鎮兵可汰。干戈寢息。調運不煩。其利七也。近官田五縣熟田。民所現耕者。有等奸民。串同書吏。不無有或假報沒賊。或報崩陷。或指界外。不納國課。缺額虛懸。今立縣治。吏民復稅。不遵者許別人告承。奸民無所容其詭述。其利八也。近賊之民。向倚賊

爲援。不無有將貨物出交海外。莫可稽考。今立縣城。文武各官控禦防守。奸民不敢越界。與海洋相通。其利九也。山峒之民。狡獪愚頑。不知禮義。今立縣治。選五大縣廩增附之秀者。移入新縣。設立教官。社學。長鄉正等。教以詩書。講明孝悌。山峒之民。漸知禮化。人不爲非。永絕盜源。其利十也。既有十利。當卽舉行。但恐說者謂。忽立縣城。所費不貲。動糜朝廷金錢。難以卒舉。不知更有十便。立縣築城。不費公帑。而城工立竣者。爲執事請再陳之。築城建縣。首須人夫。新建之縣。所割地方。及新集居民。動以萬計。按籍而役之。人不過三日。以逸道使民。其便一也。又大兵現駐官田。旣坐而食。可以按冊而役。數千之衆。欲有所作。事不崇朝。咄嗟而辦。以兵爲夫。其便二也。築城建縣。次須材木。沿山一帶。樹木叢鬱。旣有人夫取而用之。不須更市材木。其便三也。築城建縣。又次須磚瓦。大小官田之土。其性墳埴。埴埴爲器。林木蒲葦。斬艾燒窰。磚瓦可成。其便四也。築城作縣。終須財用。近山一帶。五縣田畝。舊苦于賊。不能耕種。今爲縣治。尺土可藝。近山之田。每畝量助工築數厘。事非強致。其便五也。近官田一帶。鄉村昔苦賊騷。夜臥不安。燎望警息。今立縣治。各享太平。於甲冊之夫。每名量出些須。以助城築。其便六也。新立縣之地。其田膏腴。若有告承。每畝量出公費。以爲工築。其便七也。又各縣之花戶。欲析爲里長戶。現今紛紛控告。如有欲自花戶析立爲里長戶者。移撥新縣。各量助工築。其便八也。又各縣學之廩增附。欲自他大縣移鎮新縣學宮。以圖出身者。亦量助工築之資。其便九也。又五縣之紳衿富民。昔苦近賊。鄉村田土。畏爲賊害。今立縣城。耕鑿里居。不憂侵奪。設簿義題。以助工築。理應樂從。其便十也。有此十利十便。

宜立縣治也必矣。而或者又曰：各縣之幅員久定，豈宜更改版圖，不知難與慮始者，細民之陋識，可建非常者，大人之宏謨，則有立縣成竹，請得更指畫於執事之前可乎？曰：割新會之近大小官田者一都，割開平之近官田者三都，而又割新興、恩平之各一都，以還開平，如此，則新縣既有三都，又招集諸縣之貧民，以實大小官田新建之地，更立新都，則新縣之立，儼然與新會、開平、新興、恩平、新寧、五縣並立而爲六矣。此萬世之長策也。豈直一時之利便哉？昔從化之設，建自劉忠宣，和平之立，出於王文成，凌司馬有羅定之城，陶三廣創築一十三縣，又如新興之築於洪武，龍門、從化、新寧之立於宏治，三水之剏於嘉靖，新安之建於隆慶，前事可師。史冊輿圖，尸祝俎豆，炳燿至今，典型不遠。總之欲安十縣之民，必熄十縣之寇，十縣之寇熄，而全廣之民舉安，斷斷然矣。爲此敬具條陳，并繪地圖一樣二本，特詣督府兩臺，匍匐激請，伏乞通行所屬，會詳申請，會疏具題，則新縣之立，廟貌千秋，長奉尸祝，世世不朽矣。十縣之民幸甚，全廣之民幸甚。康熙二十一年十一月日上。

順治庚子，廣州有白蠶數萬錠，飛于空中，自南而北。有方將軍者，焚香拜之，飛下近簷，兒童羣笑之，竟復飛去。有爲之賦，飛蠶行者，余于友人齋中見之，惜其詩不佳，故不錄。

粵中水塘，宵更禁五鼓，僅四鼓而天已明矣。相傳擊五鼓，則潮水泛溢，此亦悠繆之說。然城中仍五嚴也。嶺南婦女，多不纏足，其或大家富室，閨閣則纏之，婦婢俱赤脚行市中，親戚餽遺，盤盂俱婦女擔負。至人家，則袖中出鞋穿之，出門卽脫置袖中。女婢有四五十無夫家者，下等之家，女子纏足，則皆詬厲之。

以爲良賤之別。至于惠州水城門外婦女。日日汲江水而賣。大埔石上豐市婦女。挑鹽肩木。往來如織。雇夫過山。輒以女應。紅顏落此。真在羈提劫中矣。

粵俗。民家拜掃後。墓上俱覆白紙。宗孫盛者。堆如積雪。清明尤盛。

粵東未設鹽院之前。只鹽市提舉司監之。歲行鹽二萬七千四百餘道。歲徵鹽課十四萬一千二百四十六兩有奇。向于里民排甲殷富者。報認鹽商。又有水客埠商三分。因粵撫李諱士楨題里民以包賠請豁。漸次招商。不分水埠。總以能銷引辦課者。永遠充商。先納課一半。往場買鹽。到省過關驗放。至各埠銷賣。每鹽一包。新加銀六分。計每引外加課四錢八分。又於竈田每畝加銀二分三分五分不等。又淡水場之沙田地。堀產鹽甚多。倍加銀三錢二分零。共加課銀三萬二千七百有奇。潮州二十三年。未經詳覆。正在議加。大約粵省鹽法。其弊已極。自逆藩僭竊之時。淡水等場及平山等處。多有藩孽土棍。霸占鹽田。賤買貴賣。亂行私鹽。近雖禁止驅逐。清理鹽田。歸還竈戶。而大吏官商借商人出名銷引。自發本委官各場買鹽。占踞各埠。於朝廷國課雖無所損。而奪商民之利。此柳子厚所謂吏而商也。至于行鹽雖在內地。而海上連檣捆載。通洋私販。此又利之最厚者。至于小民饑苦。或至海濱候潮退。拾魚鱉螺蝦之屬。巡海兵丁。往往殺之。此官之所以益富。而小民之所以益困也。逮康熙三十年。兵垣卞諱三畏條陳。與閩省特差巡鹽御史。滿州各部衙門三品以下。皆得點差。不專用臺臣矣。

兩廣自設鹽院鹽道分司以來。將以盡革逆藩佔踞之弊。通商裕國。法良意美矣。然不數年。而鹽課缺額。

至二十餘萬。鹽道以商人赤貧虧課。將潮商詳革。所以然者。朝廷禁官佔。而無官不行鹽。禁私販。而無地無私鹽。禁旗。下勢要來歷不明之人。而旗人流棍冒商佔埠。橫行無忌。蓋利之所在。復蹈故轍。凡商人之業。皆官之業。凡爲商之人。皆官之人。各據鹽埠。那庫作本。斥逐舊商。徧佈親戚內丁。以罔市利。不念真正商人承充有費。埠底有費。每年各鹽政衙門公費有費。今一旦革去。旁觀束手。鹽本盡失。控訴無門。怨聲載道。而鹽政於是乎大壞矣。康熙己卯庚辰。潮商受累尤甚。

康熙三十九年八月。西撫彭諱鵬示爲東省官鹽壟斷。西省衆怨沸騰等事。內開西省目下鹽價每斤錢二百文。民間計兩而買。每兩錢十二文。攪水和泥。只有七八錢。本都院按日買食。合兩三處。纔得一斤。本都院淡食何必言。然如小民疾苦何。本月十三日。親到東關查訊。據稱各舖鹽劬如洗。斷鹽已逾半月。舖商俱無得賣。皆係燒煉舊鹽包。得些劬兩。聞之髮豎。查本月准前院沈揭帖。內開招商程永和承充桂林埠商在案。相距三月。故意遲留。預擡高價。蠹國殃民。壅引誤餉。數者實相因也。鹽道鹽廳。絕口不使本都院與聞。徒以混示塗飾耳目。本都院下車以來。每日食鹽。買辦價二分五六厘不等。而鹽道猶云詳定二分。豈猶在醉夢中乎。鹽道含糊瞻顧。本都院雖欲不言得乎。按本朝律載。官員若將自己物貨散與部民。及低價買物。多取貨利者。併計餘利。准不枉法論。貨物價錢一併入官。給主。今官而買也。吏而商也。官買吏商。擡高價之鹽。窮民貧戶。沸無鹽之嗟。計准餘利。賊雖不枉。佔奪盤踞。情則比強。本當窮源溯本。卽爲剔弊懲貪。但鹽政非巡撫所敢知。而壅壞至此。不得不大聲疾呼。所當咨明鹽院。



悉聽主裁云云。

海邊竈戶燒鹽及鹽田曬鹽之人俱極貧極苦。無家無室。以蓬席爲居。弊衣草榻。官商與之買鹽。量給鹽本。若彼得十金之本。卽負擔颺去。不知所之。蓋此輩從無積累。隨燒隨賣。餬口而已。眞所謂窮民無告者。今況每畝每塌增加竈稅。此輩愈困。所謂恤竈。正所以恤商。恤商正所以裕課也。

發廣州五十餘里。爲南海廟。歲時有司致祭。廟外有大榕樹二株。相距數武。上榦交結爲門。必從此而入。廟極宏敞。有銅鼓二。其一徑五尺餘。刻鏤精巧。青紅斑駁。叩之淵淵。云是漢以前物。其一徑三尺。聲質俱劣。乃宋時物也。歷代諭祭碑。鱗列兩廡。而昌黎碑獨高大。碑陰及兩旁。題刻皆滿。

澳門離香山百里。向在界外。其山從海濱發支。如蓮蓬插入海中。有城皆鬼子所居。無漢人。離澳設關。以稽人口出入。其地不產米鹽蔬菜。俱內地運出。城中有西洋官。職如侍郎。粵東文書事件往還。俱用通事。其俗見人以摘帽爲禮。凡內地所用犀象香珀哆囉囉吱羽緞羽紗蘇木椒檀玻璃種種洋物。皆與之互市。向海禁甚嚴。止許肩挑。後許小船運載。澳關係布政司委三司首領及一千總轄之。少收其稅。甚有利。故競鑽營。今通洋設立海關。則利歸公上矣。

澳門彝官亦乘轎。其轎方長如櫃。官從頂蓋上出入。入則仍以頂板蓋之。四人舁之。止則揭蓋板以出。其傘用竹葉編成。白竹爲柄。一人執傘前導。一人負一板箱。二人執長鎗以從。其餘儀衛簡陋可笑。

離澳門十餘里。名十字門。乃海中山也。形如攢指。中多支港。通洋往來之舟。皆聚于此。彼此交易。故有時

不必由澳門也。

肇慶城臨江。江水自西粵來。謂之西水。每歲夏秋間。霖雨連日。則江水暴漲。漂屋廬。城中亦可行舟。乃塞城門以抵之。城外江口又多颶風。夏日時作。發屋拔木。癸亥夏。吹倒制府旗幟。擊死一裁縫。泊舟者見北風起。則立開至對岸山坳。每四五月。西水發時。粵西大山深澗。衝下孔雀糞及毒蛇、毒蟲、紅蚯蚓等惡水。由封川、德慶、繞郡而東。水如黃河之濁。飲之腹腫悶脹。所謂瘴毒也。必用白礬、雄黃、澄之。毒少解。唯十里外靈山寺泉甚佳。各衙門日舟載之。否則西門外梅菴井泉爲亞。

七星巖在府北。下有瀝湖。巖洞深邃。仙靈奧區。以去郡甚邇。而多名勝。游履必及。題詠甚多。上有斗母宮。并星巖書院。祀本朝兩粵制府。自熊公文燦。以及吳公興祚、康熙庚辰制府石諱琳重建。屬予爲記。聖天子膺圖御寓。久道化成。厚澤深仁。光被四表。周髀之所莫算。章亥之所未步。罔弗重譯稽首。梯航入貢。其有荒塞之外。絕島之中。特遠憑頑。逆我顏行。天討所加。卽日殄滅。受朔隸籍。三皇五帝以來。舟車幅員之廣。未有如今日者也。若夫疆域之內。名山勝景。聖賢廟庭。金人古刹。或蒙乘輿臨幸。或賜宸翰標題。皆爲千古盛事。以故喬嶽懷柔。河海效靈。鳥獸草木。皆得遂生向榮。與戴高履厚之氓。欣欣並育於聖世。猗歟盛哉。唯是兩粵介在南服。去京師萬里。如羅浮桂嶺。奇秀甲天下。而信安爲東粵上游。山自交趾銅柱。大廉茂嶺。蜿蜒而來。水自南盤、柳江、灘江。匯流而至。洵爲海疆奧區。而星巖則尤據一郡之勝。其上爲崧臺。其下爲石室。南抱郡治。東則獨石。西則仙掌。北則金沙。水源自北山繞流而下爲

灑湖。崇崖峯兇。窅洞穹窿。仙井龍床。芝房乳竇。層臺竦翠。飛閣流丹。莫能殫其勝槩矣。惜以險遠。翠華之遊豫。天章之輝耀。遂罕及焉。然其形勢亦兩粵一都會也。前者逆藩構亂。旋就蕩平。而民當橫征暴斂之後。生計窮蹙。雖休養有年。而元氣未復。天子爽然念之。乃命制府大司馬石公。開府於茲。十餘年來。生之育之。養之覆之。化行俗美。土物心臧。與內地熙攘之風。無以異矣。皇上以兩粵之民。畀之我公。而公仰體皇上愛民之心。以爲心。不鄙彝其民。凡肅吏戢兵。崇文化俗。興利除弊。殫厥心力。伏莽盡消。宵行無恐。使兩粵之民。爭自濯磨。不敢自棄於堯舜之世。飲食作息。皞皞如也。茲星巖講院之建。公因舊址。捐俸鼎新。奉前制府自熊公。以暨吳公。俎豆其中。役不及民。費不糜帑。歲時月朔。率長吏百姓。讀法於此。而政理之暇。時與屬僚賓客。登眺燕游。賦詩言志。百姓見賓從之盛。稜題之美。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咸請奉公祿。位于其後。從民望也。在昔吳公投香飲水。包公不持一硯。清節高風。與公同其不朽。使後之登臨于茲者。知公之德澤。浹被兩粵。如是之深且大也。豈止備遊觀之具已哉。方將之羅浮。因挹星巖之勝。值講院之落成。且于公爲猶子行。承公之命。不敢以不文辭。因泚筆而敬爲之記。

肇慶南界。自河頭至交阯。皆用歷代古錢。高州郡邑。民多游惰。不事生產。米一石易古錢三百文。若歲歉。價至五百。便饑荒極矣。典男鬻女。以償官逋。習以爲常。

端石出肇慶府羚羊峽東。有上巖。中巖。下巖之列。有水坑。旱坑之分。有舊坑。新坑之目。其宋時舊坑。包公所謂不持一硯者。今亦無所得石矣。其石之精。麓美惡。人人聚訟。皆由身不至。端溪以耳爲目。此倡彼

和究竟莫能辨真石也。彼地唯一僧及二三武弁識之。蓋以前當事者開坑。令其監督。日與土人石工。及好事收藏者講究。故能略識其梗槩也。大約不論石之大小。眼之有無。以細潤光嫩者爲上。其發墨與否。久而後貴。初出未有不發墨也。造爲種種異名。以炫遠近。古無此也。其眼亦不論大小。以層次分明。色澤圓活者爲佳。藏硯之人。故自矜許。掌大舊坑。非數十金不可致。至于城外廟前肆中所賣者。皆屏風巖旱坑之石。價極賤。卽新坑亦不可得矣。余無辨硯之識。無購硯之資。故不能言硯。侯官高兆固齋客游于端。適值開坑。考訂殊確。著論一篇。可謂善言石者矣。錄之于左。

端州分野直星紀。僧一行曰。天地兩戒山河。與天之雲漢始末。謂星紀得雲漢降氣。爲百川下流云。羚羊峽距郡東三十里。東三江之水。其山產石。類瑊玕。唐宋以來。才人文士。采作硯材。蘇文忠稱爲寶石。蓋東西粵扶輿之脈所蘊闕也。未至峽十里。爲大嶺山。皆牛毛細皴。宛如畫境。峽山青蒼對峙。江流泓淨。頗似嚴瀨。峽石礪凡十一。北岸坑曰阿婆。曰白婆墳。其石質黝黯。不鮮佳者。亦有火捺紋。蕉葉白。可亂水巖。朝天巖。惟青花中黃星密灑如塵。眼大如螺。若人張目。湛湛無神。真賞家以此辨定。碧點長斜。似眼無瞳。每石一片。可得十二三點。十數點者。梅花坑。在峽外三水境中。峽將盡岸南山坳。有洞。書宋治平四年。差太監魏某重開。土人名曰巖仔坑。其石叩之聲泠泠。久磨能滑。旁有塚。相傳其時開鑿中。虛崩閉數百十人。太監死焉。守土者葬其冠服于此坑下。度小山曰新坑。其石細潤。微青。蕉葉白亦青。西上越水澗。隔裏曰朝天巖。土人名山坑爲隔裏其石堅實。不能滑膩。火捺紋成結不運。若蠟炬着墜壁斜焰。及

燒損几案處。蕉葉白色晦氣黃。純潔無痕者。亦可貴。古塔巖。其石比朝天巖無火捺紋。蕉葉白。古塔巖後爲屏風背。其石木如。譬豬肝曝于風日。宣德巖在屏風背下。去水巖二里許。其石髣髴水巖。今不可得。巖仔坑東有洞。廣如屋。曰棲安洞。舊時開坑石工所棲之所。又東有小山圓阜。下爲水坑。折上數十武。有萬歷二十八年。憲督理珠池市舶內官監李鳳開坑封坑。月日立石。洞臨江口。小于圭竇。石工裸身。盤盛豨膏。燃火腰鎚。螺旋而進。入洞西轉。有淵不測。先投以石。聞水聲急轉西折。不則墮深淵矣。正洞容工一二十人。繇正洞入西洞。西洞漸寬。東洞舊納四人。二人運鑿。二人仰臥。膝前置磁盤燈。于胸以燭之。不能坐立。捧今容七鎚。且十四人矣。取石一人。乘鎚一人。捧燈三人。正洞石上上。東洞次之。西洞又次之。土人皆名曰老坑。石三層。上層近山沙。透漏如蠹蝕。曰蟲蛀。其質微遜中層。常有翡翠雜拉。中層火捺紋。蕉葉白。其絕品。東瓜穰。青花。及眼生蕉葉白。下石工所名下層石也。又下麻鵲斑。紋成魚凍。或如唾涎。亦有眼。眼中瞳含沙。多脫去。此中石時有蔚藍者。秀色可餐。不一見。下此爲底坂石。云中層下層。火捺紋。如朝霞蔚起。散若馬尾。若刷絲縈繞。絢采熊熊。大當錢有芒。曰金錢。火捺品上上。黧然黑色。曰鐵捺。如虬。曰鳳涎。皆石疵。蕉葉白上下四旁。必有火捺紋掩映。舊坑皎潔比紈素。近坑白中雜出青花也。青花上品。若澗沚細藻。朱碧瑩然。繡縷隱隱。又如魚兒隊行。青花明顯如石花菜者。石工稱爲芋紋。品中中。三洞眼各異。正洞眼赤圓如珊瑚鳥目。石嫩。眼侵土氣者。若象牙。其瞳分明。亦足賞。東洞眼碧。色數量對之奕奕射人。曰鸚鵡眼。圓正明媚者。不易得。他洞偶一有之。西洞眼黑圓。瞳一黍如鼓。三洞

口正洞下層第一入手溫潤柔膩。有生氣。鮮潔蕩麗。磨之與墨相親。摩娑心動。東洞西側深處曰飛鼠巖。其石有紋曰黃龍斜巨石面。工指爲瑕。正洞亦有黃龍紋。游揚如雲氣。如薄羅。亦移人情。三洞俱水中。冬日引水盡。乃可取。正洞北潭底水深不可引。時有鬼神。東洞徑傾仄。水工列小童長跪。舉杯勺揚水。水乃涸。以故開坑。先引水閱月。費金錢至累千金。舊制把總一員。專轄守坑。律令盜坑石比竊盜論。其厲禁如此。永樂宣德間開坑。未幾俱罷去。崇禎末。蜀人熊文燦總督兩廣。日指揮蘇萬邦藏石工于江西。緇火中夜開坑。不敢自日中也。丁亥後。守禁罷。至今凡六開坑。工受官役。日有程。不擇庸理。鑿伐拆裂。宋元明五百餘年未聞也。大抵石理日剝。精華日盡。氣韻顏色不能一執成說。要以老坑具妍姿者爲定。余至端州。值開坑。所見三十年前石與今異。訪之石工。其言殊別。徵其說各護所偏。余旣喜身親古人未言之見聞。復重慨夫文明之璞。一旦割裂而出。天地真蘊。山川元氣。漸至竭耗。不數十年。此山便成陵谷。無有問津之處。爰述于編。庶幾後之君子。觀覽寶藏。知此石實雲漢之鍾萃。三江五州之榮衛。或可以小慰于真宰也。陳恭尹跋云。硯之用。發墨不損毫。二者盡之矣。不損毫。常硯皆能之。唯發墨之妙。非親試水巖不知也。他硯。麤則銼墨。細則拒墨。水巖則不然。玉肌膩滑。拊不留手。着水研墨。油油然。若與墨相戀。不捨。墨愈堅者。其戀石也彌甚。以他硯並之。水之分數同。墨同。手同。而爲研之數。水巖常少於他硯十之三四。每春夏間積雨時。墨竟日用之。則稜角軟腐。反張。唯水巖可免此病。驟以他硯易之。頃刻不勝其苦矣。硯槽之水。隆冬極寒。他硯常冰。而水巖獨否。具此數妙。雖使樵樸無文。猶將



拂拭用之。況其體質之美。千奇百變。不可殫窮。豈南離文明之德。獨萃于端溪耶。固齋所攷。剖析辨證。已無遺義。然近歲往往有一二所新出之石。氣韻顏色。幾足亂真。不深心識別。鮮不爲所眩惑。亦有出自水巖。如固齋所云。精華日盡。不能一執成說者。跋曰。余常譏石語一篇。言端溪石頗詳核。而以天地英華。日消月剝。爲恨。固齋客端州。盡得三洞之精蘊。辨析毫芒。大洩神理。俾羚羊寶藏。一一肺肝如見。美惡精粗。莫逃淵鑒。自宋以來。罕有能言及此者。真端溪之幸也。固齋來值開坑。所見三十年前石。與今異。其美亦不如昔。因慨夫文明之璞。一旦割裂無遺。天地真蘊。山川元氣。漸至竭耗。不數十年。此兩峽將成陵谷。而雲漢之扶輿。三江之榮衛。無以復完。恐爲斯地之災。嘗嘻。誠仁人君子之用心哉。

自肇至梧。路屆粵西。卽有蠻獠之習。婦人四月卽入水浴。至九月方止。不避客舟。男女時亦相雜。古所謂男女同浴于川也。然大約獠獠山居者爾爾。若中土人籍彼地者。其婦女則否。浴時或觸其私。不忌。唯觸其乳。則怒相擊殺。以爲此乃婦道所分。故極重之。

羅浮山在博羅境。道書十八洞天之一。有鮑靚。葛洪。二真人仙蹟。蘇東坡云。自泊頭至羅浮十五里。有游羅浮山示子過詩。余過石龍。欲取道羅浮。連日大雨。不得往。從博羅王令君乞得羅浮野乘一冊。舟中翻閱。以當臥遊。得詩一首。次陳白沙韻。

玉京在人間。坡詩云。人間有此白玉京。本有羅浮路。仙人邈何許。白雲最深處。開卷四百峯。不愁隔風雨。但堅必往心。誰云口歲暮。

惠州豐湖亦名西湖。有蘇公堤。乃東坡出上賜金錢所築。烟波渺瀰。山水環秀。彷彿明聖湖風景。白鶴峯下。東坡卜居于此。有上樑文。今爲白鶴書院。妾朝雲墓在豐湖上。有六如亭。已廢。歸善林令君惠蘇文忠公寓惠集西湖志。得絕句四首。偶作三千里外遊。扁舟秋老過羅浮。兼旬白鶴峯前住。攬勝曾無好句酬。寓惠詩文千徧讀。西湖圖誌百回看。人間何處無山水。自有名賢卽改觀。手披荒草弔朝雲。千古長留夢幻墳。解得六如剛四句。死生恩怨不須分。孟冬猶熱戀清風。嶺外春秋迥不同。自喜輕衫腰脚健。嗔人險處勸扶筇。

惠州人死未殮。親人至江滸。望水號哭。投錢于水。汲而歸。浴以殮。此亦蠻風也。

潮州府城外廣濟橋。跨韓江上。俗名湘子橋。廣二丈。長一百二十丈。南北俱爲橋址。中不爲梁。造舟二十四。有四爲浮橋。屢修屢圯。康熙甲子。兩廣總督吳諱興祚。捐銀二萬重修。兩粵鹽船。必由此橋掣驗。

韓文公廟在韓山。山不甚高。有文筆峯峙其上。廟亦瘞隘。題咏絕少。有碑數片。俱無佳者。余庚辰仲冬至潮。有謁文公廟詩。

幼讀文公文。神怪詫驅鱷。稍壯知愛詩。惟公乃願學。文筆固起衰。詩篇尤卓犖。刮摩去盲翳。心盲目開鑿。運思入微茫。滉蕩不可捉。高擡萬里濤。清聞九天鶴。漢魏存古風。齊梁真齷齪。僞體競流濫。元音漸渺逸。芸耜出蕪穢。開闢見荒度。元和詩格精。孟張共犄角。不然宋元製。蚤已恣輕薄。公生孔孟後。斯道獨先覺。天不生文公。日中成晦魄。堯舜傳精一。非公孰與託。原道原性篇。終唐無此作。自公明絕統。程

朱紹高躅。其功在萬世。名與魯鄒若。當時惑佛老。朽骨勢薰灼。一表批龍鱗。朝奏夕貶削。萬里來潮陽。瘴癘不敢虐。先生得趙子。鄉校興禮樂。若潮有瓊璠。維公剖之璞。若潮有梓材。維公勤樸斲。遂令海濱士。絃誦並京洛。廟貌千載餘。俎豆馨笙籥。我來尋鱷溪。遺蹟儼如昨。公門久私淑。再拜契冥漠。荔丹與蕉黃。椒漿跪傾酌。有唐第一人。題字實無忤。翺翔丹霄鳳。豈類笑鵬鷺。誰歟擠公者。消滅隨燐燼。茲山以公名。特立參喬嶽。喬嶽有時泐。此山終不剝。

鱷溪一名惡溪。又名濼溪。唐宋時有鱷魚爲患。其物似龍無角。而黃色。口森鋸齒。四足修尾。尾有三鈎。極利。遇人畜以尾擊而食之。鱷之運尾。猶象之運鼻也。生卵甚衆。或云羅龍之屬。今溪中絕無此。潮人亦無有見之者。人但知文公爲文驅鱷魚。盡徙其族。不知宋時其害未息。咸平間通判陳堯佐捕而烹之。有戮鱷魚文錄于左。

乙亥歲。余于潮州建昌黎先生祠堂。作招韓詞。載鱷魚事以旌之。後又圖其魚。爲之贊。凡好事者卽以授之。俾天下之人知韓之道不爲妄也。明年夏。郡之境上地曰萬江。村曰硫黃。張氏子年始十六。與其母濯于江涘。倏忽鱷魚尾去。其母號之。弗能救。泊中流。則食之無餘。余聞而傷之。且謂天子聖武。王澤昭洽。刑不僭。賞不濫。海內海外。罔不率俾。昆蟲草木。裕如也。鱷魚何悖焉。而肆毒任虐之如是。是不可不爲之思也。命縣令李公。詔郡吏楊助。擎小舟。操巨網。馳往捕之。咸謂余曰。彼不可捕也。穴深淵。游駭浪。非人力之所能加也。余則不然。復之曰。方今普天率土。靡不臣妾。山川陰陽之神。奉天子威命。晦明

風雨弗敢逾也。鱷魚恃遠與險，毒滋民物，律殺人者死。今魚食人也，又何如焉？昔昌黎文公投之以文，則引而避，是則鱷之有知也。若之何而逐之？姑行焉，必有主之者矣。苟不能及，余當請於帝，躬與鱷魚決。二吏既往，卽以余言告之。是日乃投網，輒止伏不能舉。由是左右前後力者凡百夫，曳之以出，緘其吻，械其足，檻以巨舟，順流而至。闔郡聞之，悉曰：是必妄也。安有食人之魚，形越數丈而能獲之者焉？既見之，則駭而喜，且曰：生於世有百歲者矣。凡上下水中，或見其隆伏髣髴之狀，雖相遠百步，尙不敢抗。今二吏捕之，猶拾芥焉。實古今之所未聞也。向非公之義洽于民，公之令嚴於吏，自誠而不欺也。又安能殲巨害，平大怨，宣王者之威刑焉？余始愼之，終得之。又意韓公逐之於前，小子戮之於後，不爲過也。旣而鳴鼓召吏，告之以罪，斬其首而烹之。辭曰：水之怪則曰惡，魚之悍則曰鱷，二者之異，不可度。兮。張氏之子，年方弱兮，尾而食之。胡爲虐兮？熒熒母氏，俾何說兮？余實命吏，顏斯怍兮。害而弗去，道將索兮。夙夜思之，哀民瘼兮。赳赳二吏，行斯恪兮。矯矯巨尾，迎而搏兮。獲而獻之，俾人樂兮。鳴鼓召衆，春而斲兮。而今而後，津其廓兮。

堯佐字希元，閩州人。進士及第。咸平二年，以開封府推官言事忤旨，降通判潮州。修文廟，建吏部祠，率州民之秀者就學。時鱷魚復肆虐，堯佐命吏往捕而戮之，作戮鱷魚文。其患遂絕。人但知昌黎之驅而不知希元之殺，其功尤烈尤奇，故錄著之。

潮州燈節有魚龍之戲，又每夕各坊市扮唱秧歌，與京師無異，而采茶歌尤妙麗，飾妓童爲采茶女，每隊

十二人或八人手挈花籃。迭進而歌。俯仰抑揚。備極妖妍。又有少長者二人爲隊首。擊綵燈綴以扶桑茉莉諸花。采女進退行止。皆視隊首。至各衙門或巨室唱歌。賫以銀錢酒果。自十三夕至十八夕而止。余錄其歌三首。有曰。二月采茶茶發芽。姊妹雙雙去采茶。大姊采多妹采少。不論多少早還家。三月采茶是清明。娘在房中繡手巾。兩頭繡出茶花朵。中央繡出采茶人。四月采茶茶葉黃。三角田裡使牛忙。手挈花籃尋嫩采。采得茶來苗葉香。頗有前溪子夜之遺。

潮州大瘋瘋極多。官爲立瘋瘋院。如養濟院之設也。在鳳皇山上。聚瘋瘋者其中。給以口糧。有瘋瘋頭治之。其名亞胡。衣冠濟楚。頗能饒富。人家有吉凶之事。瘋人相率登門。索錢索食。少則罵詈。必先賂亞胡。求片紙粘門。瘋人卽不敢肆。院中有井名鳳皇井。甘冽能愈疾。瘋者飲之。卽能不發。肌肉如常。若出院不飲此井。卽仍發矣。入院游者。瘋頭特設淨舍。淨器以款之。其中男女長成。自爲婚匹。生育如常人。瘋女飲此水。面目倍加紅潤光彩。設有登徒犯之。次日其女宿病已去。翩然出院。而登徒侵染其毒。卽代其瘋。不數日。眉鬚脫落。手足痲痺。肢節潰爛而死矣。

潮州有蛇神。其像冠冕南面。尊曰遊天大帝。龕中皆蛇也。欲見之。廟祝必致辭而後出。盤旋鼎俎間。或倒懸梁椽上。或以竹竿承之。蜿蜒糾結。不怖人。亦不螫人。長三尺許。蒼翠可愛。聞此自梧州而來。長年三老尤敬之。凡祀神者。蛇常遊憩其家。甚有問神借貸者。

粵東尙巫信鬼。故妖惑之物。得以禍福人。蛇神不獨潮。東莞亦有之。同年閣學陸義山。彙有神蛇說。

戊戌之歲。余入粵。游于東莞。偶行市中。見有門施綵幔。內作鼓樂者。叟童男女。雜沓于門。語侏儻。嘈不可辨。而入者。咸有驚異非常之色。出者如瞻禮天帝廟庭。退而不敢忘端肅之狀。心竊怪之。隨衆而入。見庭中鋪設屏幃。几案樽俎。甚備。香烟郁郁。燈火熒熒。執樂者列兩旁。鼓吹迭奏。几上供一磁盎。盎中小樹數株。有小青蛇。蜿蜒升降于樹間。長不及尺。大不踰小指。一身兩頭。項相並。頸相連。四目。二口。兩舌並吐。綠質柔擾。主人鞠躬立案左。出入者以次膜拜。苟越次不整。主人正色約束。皆唯唯。惟命。余怪而詢之。云此鄉有雙忠廟。廟祀忠臣之同時而殉節者。此兩頭蛇。雙忠神之使也。凌空而飛。忽然而至。所至之家。必虔祀之。蛇忽然去。則徹所祀以歸于廟。如是獲福。不且有大咎。

海口天妃廟碑記。每月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四日。海水伏流可度。而長年三老熟于海勢風信。不敢妄開。康熙乙丑。有一三司首領。署篆瓊邑。任意開船。船戶苦諫不聽。未及數里。全舟覆沒。同年季蓉洲麒光有風飈說錄于後。

風者。天地之翕闢。山澤之鬱蒸。發而成聲。日箕月畢之占。由來久矣。在中土崇山大川。風至不時。然多和條惠暢。若彼拔木撼山之風。歲不常有。獨大海之中。颶颺一至。抉檣覆舟。而人之性命隨之。後之習于海道者。設爲占候之法。以定趨避。或按節序。或辨雲日。或察草木。十取九驗。稍師漁子。罔不通曉。外洋風信。清明以後。南風爲常。霜降以後。北風爲正。南風壯而順。北風烈而嚴。南風時發。時息。恐風不勝帆。故舟以小爲速。北風一發。難止。恐帆不勝風。故舟以大爲穩。海中之颶。四時皆發。而秋夏爲多。所現



之氣如虹如霧。有風無雨。名爲颶母。夏至後必有北風。必有颶信。風起而雨隨之。越三四日。颶即倏來。少則晝夜。多則三日。或自南轉北。或自北轉南。蓋夏時陽氣司權。南方之氣爲北風。摧鬱鬱極。而發遂肆橫激。其轉而北也。因北風未透。南風即起。北風之鬱。仍復衝決。必候有西風。其颶始定。然後行舟。土人謂正二三四月發者爲颶。五六月八月發者爲颶。颶甚於颶。而颶急於颶。颶無常期。颶經旬日。自九月至冬。多北風。偶或有颶。亦驟如春颶。船在洋中。遇颶可支。遇颶則難甚。蓋颶散而颶聚也。

附錄颶信。正月初四日接神颶。俗名初九日玉皇颶。此日有報。則一年之報皆驗。否則各報有不驗者。十三日關王颶。念九日

烏狗颶。二月初四日白鬚颶。三月初三日元帝颶。十五日真人颶。念三日媽祖颶。即天妃誕日。真人報多風。媽祖報多雨。

四月初八日佛子颶。五月初五日屈原颶。係大颶十三日亦曰關王颶。六月十三日彭祖颶。十八日彭祖

婆颶。念四日洗炊籠颶。自十二日至二十七月十五日鬼颶。八月初五日大颶。旬九月曰九降。自初八

日風迅發不常。十月初一亦大颶。旬十八日彌陀颶。十二月念四日送神颶。自二十四日至除夕。多有颶。名送年風。

高州府春時。民間建太平醮。多設蔗酒于門。巫者擁土神疾趨。以次禱祝。擲玳瑁朱符而去。神號康王。不

知所出。城南一帶。春日多鞦韆之戲。凡婦女出入。俱攜竹繖障面。其產則有翠羽。金鈿。文狸。赤豹。郡有

梅祿虛。南北商賈。聚此交易。

高州婦女多椎髻。跣足。每入城市。負小兒以行。兒即于背上酣睡。

高州除夕元旦。各公署俱有鼓吹。謂之鬧衙門。復有蠻人裝獅子。跳擲爲戲。元宵城南燈市甚盛。每隔五

家縛一燈棚。以竹爲之。扁曰輿賢。掛紅繒其下。多用雜色紙糊毬燈。剪紅白紙綴成玲瓏萬眼燈。光彩奪目。魚龍之類。皆不足觀。

化州治後有石灣江中。謂之龍尾洲。州治庭左偏有石微露。謂之龍首。有時鳴吼。明景泰八年。鳴三晝夜。州同知楊景生子一清。有鶴胎之異。至今州治早晚必鳴鼓角。若一日不作樂。則石龍蠕蠕而動矣。

化州仙橘。相傳仙人羅辨種橘于石龍之腹。至今猶存。唯此一株在蘇澤堂者爲最。清風樓次之。紅樹又次之。其實非橘。皮厚肉酸。不中食。其皮釐爲五片。七片。不可成雙。治痰症如神。每片真者可值一金。每年所結。循例具文報明上臺。屆期督撫差親隨。眼同採摘批製。官斯土者亦不能多得。彼人云。凡近州治。聞譙樓更鼓者。其皮亦佳。故化皮贖者多。真者甚難得。

茂名縣以仙人潘茂名得名。晉永嘉間。潘仙修鍊於此。白日冲舉。郡城東山猶有石船藥竈遺跡。電白縣西三十里。有熱水山。秦始皇置爲溫水郡。今廢。山下有泉湧出如沸鼎。

誌傳雷州府有雷公廟。每歲鄉人造雷鼓。雷楔。雷車送入廟。且禁魚鼈同食。立有雷震。又傳雷出英靈岡。秋日伏地中。狀如歲。或取而食之。皆訛也。今府有雷山。先有陳姓者。雷雨後拾一巨卵。得小兒。長而神靈。其子孫皆陳姓。聚居山下。立廟此山。歲時守令親往祭之。以爲常典。非雷神也。況自有天地來。卽有雷。豈至此而始有神乎。且在覆載中者。無地無雷。豈獨神于雷州乎。日月風雲雷雨之神。皆天子得祀之。何得太守獨祀雷乎。蓋郡與山偶名雷。若如前說。則高州有電白縣。亦當祀電神乎。

康熙十三年六月。廉州海濱風雨晝晦。有龍在海面往來鬪觸。海水頓涌數丈。守兵以砲擊之。一物從空而墜。少頃水退。沙際得一鐘。高三尺餘。圍徑二尺餘。鐘紐龍首。爲砲擊碎。取懸寺中。擊之。地方輒有事。遂不敢擊。置之府學中。徧身小龍雷紋。精工異常。朱綠斑駁。不知何代之物。而出于海濱。鐘亦無銘識。可考。

珠池在廉州海中。取珠人泊舟海港。數十聯絡。天氣晴朗。萬里無雲。同開至池處。以鐵物墜網海底。以鐵撥撥蚌。滿網舉而入舟。舟滿登岸。取而剖之。皆凡珠也。偶或一舟得寶珠。卽有片雲如墨。風波陡作。必舉而棄之。始免覆溺。然羣州之中。不知何舟得寶。必咸棄之。數十舟皆空手而回。否則片板無存矣。其蚌圓而底平。與內蚌不類。

瓊、萬、儋、崖、十三州縣。孤懸海外。中皆深山箐谷。如五指山、小五指山。皆黎人所居。其中不過五六百里。而沿海數千里。州縣環其外。州縣之民。畊漁納稅。黎人輒出劫奪。自古不奉王化。康熙年間。總兵吳啓爵深入重阻。征服生黎。內列十一大寨。據其險要。黎人畏威懾伏。遂題設一州十縣。使生黎皆隸板籍。奉旨下部議。部行兩廣督撫確議。總督石公以爲不便而止。三十八年。瓊州文武官屬。役黎採香藤、花梨、紫檀等物。又令開金溝。日索其金。而又苦辱之。于是黎人王鎮邦倡亂。宰牛傳箭。殺吏兵。掠民人。督提題奏。差禮部侍郎凱音布同督臣石公撫臣彭公察審。將王鎮邦、王益東、王仁義、那言、那佛、立斬梟示。文武地方官。參革重處有差。黎人頑梗無知。恃險抗拒。必大創之。終設郡縣。乃爲治瓊長策。否則叛服。

不常。無有十年不亂者也。

瓊俗甚淫。外江人客於此。欲謀得婦者。瓊人必先問養漢耶。漢養耶。如漢養則女無外交。而平日親串往來。餽送女之飲食衣服。皆取給于男。所費不貲。如養漢則受聘之後。男子坐食。其衣膳甚豐。往來餽送諸費。皆出于女。而不得禁其外交。生子則攜以歸。生女則隨母留瓊。不肯渡海也。

崖州大忠祠。祀文信國天祥。丞相陸秀夫。太傅張世傑。兩廡祀同時死節諸臣。東廡又別祀勤王義士。伍隆起。全節祠。祀慈元楊太后。又有國母墳。祠前有奇石如屏。舊刻元柱。國將軍張宏範滅宋于此。明巡撫徐瑀易刻曰。宋丞相陸秀夫。太傅張世傑。死事于此。石值潮落趾出。牡蠣棲其四旁。男婦持器。狀如斧。長二寸許。敲取之。又有荷鋤掘取蚌蛤于泥中。鷺鷥從旁爭奪其餘。無驚懼意。始信野人狎鷗爲不誣也。

粵有獠種。古長沙黔中五溪之蠻。生齒繁衍。播于粵東西。多槃姓。自云槃瓠之後。言語侏儻。椎結跣足。短衣斑斕。依林而居。以砂仁荳芋楠漆皮藤爲利。竭則又他徙。無儲蓄。慄悍輕生。能忍饑行鬪。登險如平地。兒始學步。卽燒鐵烙其跟。故能踐棘刺而不傷。出入佩弓弩毒矢。中之立斃。冬無臥具。羣聚熱火。晴雨唯頂笠。或覆以葵葉。捕獸飲酒。擊長鼓爲樂。婚姻多養于祠。踏歌相招。聽其自合。忿爭之際。雖至親亦手刃之。往往嘯聚剽掠。歷代爲患。累朝征之。叛服不常。唯撫之。聽其少少納糧。羈縻而已。獠種與獠異類。而跳梁桀驁之性一也。花衣短裙。烏言獸行。產自湖南溪峒。先入廣西。蔓延至廣東。初亦

聽役輸租。與獠爲讐。有司田主頗藉以捍獠。及後勢衆。與獠人無二。其人不薙髮。俱黑色。廣西最多。負藥草出市。男女衣製如一。不可別。喜食蟲。如蚯蚓。蜈蚣。螞蟻。蝴蝶之類。見卽啖之。

獠卽蠻之別種。出自梁益之間。其在嶺南。則隋唐時爲患。然是時不言有獠。宋以後又不言獠。意其類分合無定。故隨代異名。明通志。凡山寇皆謂之獠。蓋山寇亡命烏合。未必種傳。無從究考。肇慶下甲集。魚跳寨有獠。

蛋戶。其種未詳何出。或云卽龍戶。以船爲家。以魚爲業。見水色卽知有龍。性相蠢。不諳禮數。入水不沒。每爲客泗取遺物。性耐寒。隆冬單衣跣足。婚娶以酒相餽。羣婦子飲于洲岸。兩姓聯舟。數十男女。互歌爲樂。屬河泊所徵魚課。畏見官府。有訟之者。卽飄竄不出。春夏水潦。魚多。可供一飽。常日貧乏。不能自存。而蠹豪每索詐以困之。海濱貧民。此爲最苦矣。蛋有三種。魚蛋。取魚。蠔蛋。取蠔。木蛋。伐山取木。

潮之西北山中有傘戶者。男女椎髻箕踞。跣足而行。依山而處。出常挾弓矢。以射獵爲生。矢傳毒藥。中猛獸無不立斃。舊常設官以治之。曰傘官。或調其擎手以擊賊。亦至。然其俗易遷徙。畏疾病。刀畊火種。不供賦也。

東莞編戶原有軍民竈蛋四籍。其竈籍則分隸靖康場。竈籍之民所居房屋。則爲竈地。種禾之田。種樹之山。則爲竈田。竈山。其間潮來斥鹵之地。稍可杷煎者。則爲鹽田。其徵糧總名曰竈稅。本場稅田八百五十頃。有奇。內鹽田止六頃五十畝。徵銀七百餘兩。與苗田一體輸納。雜項公務丁差。俱十年一輪。又鹽

田每畝辦鹽二斤八兩。謂之稅鹽。稅鹽之外。又有丁鹽。計三人共納一引。課銀四錢六分五厘。十年又一當場役。至于苗田。地礮土瘠。兼種薯芋充食。往往輸納不前。鹽田近海。其民買薪爲煤。織竹爲鍋。辛苦煎煮。僅足糊口。非商賈販賣之處。故向無藩占。康熙二十二年。部文將粵省藩占鹽田。清還百姓。每畝加增稅銀三分。東莞苗田鹽田一槩加餉。夫苗田固非鹽田。鹽田亦未經藩占。而槩受加徵之害。所謂一田兩賦。一身兩役矣。亟宜豁免者也。

新寧縣海宴場。其初設立鹽課。係本場居民苦于淡食。歲冬天晴。於河邊挑沙淋鹵煎鹽。名曰竈丁。每丁徵銀四錢六分。每年額徵銀一千三百餘兩。順治年間變亂。竈丁逃亡。丁課缺額。前官以事關考成。將存丁補缺餉。每現丁加至八錢一分。猶未足額。權議苗田除正項錢糧外。每畝加派鹽課銀一厘六毫。名曰補缺竈稅。至康熙元年三年。兩奉遷移。前課缺徵。至八年展界。竈丁已十死八九。苗田亦復荒蕪。僅招復課銀三百餘兩。內竈丁止辦二百餘兩。苗田代輸一百餘兩。康熙二十二年。部文查藩占鹽田。漸次還民。每畝加徵銀三分。是加于清還藩占之鹽田也。海宴場止有竈丁。並無鹽田。而今并竈丁苗田一例加增。何以堪此。況苗田每畝向徵正課一分二厘。又前加鹽課一厘六毫。今又照藩占鹽田再加三分。是苗田所加。倍于正課。熒熒小民。立見其轉于溝壑矣。

清遠衛屯田。每畝原徵軍食租米一斗五升二合八勺。因山路崎嶇。艱於輸輓。明朝每畝折徵銀一錢二分。註實由票。本朝以來。值米價騰貴。每畝加徵至二錢二分。嗣後逐漸加至二錢六七分而止。僞周變

亂軍興旁午。不論米價貴賤。每畝加至四錢有奇。迄今沿爲成例。然給發由票。止填畝數米數。不填折征銀數。隱瞞加收情弊。部憲尙未察知。至于雜項陋規。夫馬需索。有加無已。查時價每米一斗。解省倉折價銀一錢。解運腳費每兩八分。則屯戶每畝溢徵銀二錢二分有奇矣。應將由票實填。照省倉折米銀數。頒給屯戶。令其輪值自解。則私加積弊頓除矣。甲子年在粵。粵人偶述此三事。因筆記之。其他弊政可類推矣。茲不忍削去。姑存卷末。邇來當事畱心民隱。久已釐革殆盡。是所望於仁人君子之用心耳。

自臺灣蕩平之後。薄海內外。皆爲一家。江浙閩廣。設立海關。裕國便民。誠萬世之利也。然濱海諸郡縣。時有賊帆飄忽往來。內地奸民。不無勾引。而出洋船隻。或被劫掠。不可不預防也。余友姜西銘編修云。寧城近海。城外江東。皆海舶畢集。自閩廣來者。一都會也。又日本往來商船甚多。烏言彝服。佩弓往來者。千百爲羣。入城不禁。恐有意外之虞。當事者亦當爲未雨綢繆計耳。同年平湖閣學陸義山。柔有通洋宜防倭患議。于閩廣尤爲切膚。故附錄于此。

前代倭患在嘉靖間。不僅被于湖邑。卽以湖邑論。倭屯清溪。不過沈氏兩宅。非有樓櫓之設。塘塹之防。可以堅守而力拒。卽如邑志所記。虛張倭勢。不過千人。而召集官兵。則有七萬三千之衆。是以七十三人擒一人。而不足。有是理哉。況父老相傳。眞倭止一十八人耳。徐海以新安無賴。通洋貿易。貲本蕩然。遂與其黨汪直。葉麻輩。誘入倡亂。驅煽沿海貧民。聚而爲寇。吳越財賦之區。承平旣久。民間累世不睹。

干戈。豈能單衣而扞鋒刃。至于汛師水哨。皆同兒戲。調至客兵土兵。不諳川原形勢。而且先有几肉居民之心。無異於賊。將不識兵。兵不識伍。宜乎曠日糜餉。縱賊流毒于數郡數十縣之間。釀成東南一大害也。而其原不過起于通洋貿易之徐海一人。甚矣通洋之利小而害大。利在下而害在上。不可不預爲之憂也。或曰。氓之蚩蚩。鮮不謀利。通洋亦生財之一途。貿易者什伯其羣。皆挾貲求贏。以自贍其父母妻子。安得人人徐海。是大不然。凡人之有恒產與恒業者。守墳墓。樂廬肆。有田者供租稅。有丁者供力役。皆良民也。卽逐末而從事於商販。南走閩粵。北走燕秦。遠者至于滇池遼海而止。亦足以權子母而收息倍蓰矣。何至泛不測之淵。入鯨鯢蛟蜃之窟。以求贏餘。此其人必素行無賴者也。必生計涼薄。不豐于商販之貲者也。必嗜利忘禍。貪狼而不仁。僥倖于一獲者也。必斷梗其身。視其父母妻子如路人者也。通洋之徒。本非良善。而往來數數。玩易波濤。又聞日本風俗。出入佩弓。男女雜沓。飲食之費。倍於中國。妓館博家。比比而是。貿易者本少利多。又素性狼籍。不自惜其貲。卽所獲不甚饒。而挾妓呼盧。同胥及溺。是以贏餘之財。得于彼。仍失于彼。或至盡喪其所有。如向之徐海輩。嗟乎。夫人而嗜利忘禍。輕其身。路視其父母妻子。貪狼不仁。試不測之險。以僥倖一旦之獲。則亦何事不可爲。且涉大海如衽席。習見夫獷悍佩弓之俗。浮浪倏忽。若鳥獸之聚散。不以故國鄉井爲念。久相忘于法制禁令之嚴。又且喪其所有。窮困無歸。更何所不爲。而尙有忌憚哉。彼徐海者。始不過一通洋貿易之人。非素有不軌之志。樂與島倭爲伍。逞其邪謀。入寇內地。祇因貪利而進。喪其所有。窮困無歸。乃激而爲盜耳。而謂凡



今之人通洋貿易。必無若徐海輩者。疇敢信耶。或又以爲倭俗饒于貲財。未嘗闖入爲盜。此亦不可恃也。良楛共產。易地皆然。中國嗜利忘禍之人。可以聚類而往。則彼中桀黠者流。交相煽誘。亦可以因導而來。向所云眞倭一十八人者。非其故轍耶。然則戡亂于旣熾。弭亂于未萌。利害較然可見。廟堂之上。遠而未周。身任封疆者。不宜宴然而處堂也。封疆大吏。周而未悉。各任濱海民社之寄者。不宜忽焚如之災。而待焦頭爛額之客也。康熙初年。以海鳥遊魂未滅。沿海防兵。糜餉日久。立界遷民。禁及採捕。議者或謂損魚鹽之利。絕貧民衣食之原。然不出數年。投誠者接踵。海氛遂息。以所損之利。較所省之餉。果孰贏而孰詘耶。寇在海中。不能自耕而食。必資內地之粟。以爲生。濱海奸民。受其白鏹。聚米于家。剋日相濟。反以被掠報官。官日夕惟盜是諱。而何暇詰其奸。食不之。寇不消。自遷界禁筏。粒米不得盜入于海。而海寇悉爲安插之編戶。此計之最得效之已收者也。海寇旣弭。朝廷乃下寬大之詔。復其遷界。許令結筏捕魚。可以厚民之生矣。而言利者。遂進通商貿易。充裕國課之謀。於是洋禁大開。富家巨室。爭造貨船。游手惰民。競充販客。微貲所挾。倍息相期。往而獲利。則貪進而不肯休。苟失其資。則流蕩而不能返。或負豪門重息之債。或親戚義助之財。負者莫償。索者逾迫。相迫不已。至于相讐。凡爲此者。皆所謂素行無賴。嗜利忘禍。忍蹈不測之險。而路視其父母妻子者也。其情其勢。不易驅而爲徐海輩哉。夫開洋之利。稱貸于豪富者。羨餘于持權者。侵蝕于胥吏者。各取什之三。其歸于國課。僅什之一而已。下取其九。上取其一。利無幾也。數傳之後。承平相習。脫有不虞。如嘉靖間故患。則徵兵調餉。費數十倍。

悉所入之課而不償。而黔黎有殘害之厄。地方多蹂躪之禍。所謂利小而害大。利在下而害在上。不大彰明較著哉。愚謂封疆大吏。能直陳利害。破羣情而罷其役。但許濱海細民。結筏捕魚。凡通洋船隻。一切禁之。則內地之奸謀無自生。海外之邪釁無由召。此上策也。否則顯立條約。檄諭所屬。有司察覈地方。通洋貿易之人。照山海關例。報明姓氏居止。編爲一冊。冊內註明某人于某年某月某日置買某貨。向某海口登某戶船。逮其歸也。又一一報明。而注之冊。取其里長兩隣結狀。其隻身無賴。資本不足者。不得偕往。則來去可稽。虧益可驗。放蕩之心。有所顧畏。而奸慝之志。未敢萌芽。雖非永安長治之良規。或亦防患詰奸之中策。然而杞人之憂。終未能已也。



# 嶺南雜記下卷

仙茅出庾嶺。蟠娥嶂。葉似蘭。根如萎蕤。色白。八月採。人傳葛仙翁煉丹。于此上升。棄餘藥。遂生此。九製服之。溫補元氣。唐明皇時。婆羅門僧進此方。服之有驗。古云。十斤乳石。不敵一斤仙茅。今服者甚少。偶有服者。不甚驗。豈物有今昔之異耶。

雄鴨以南雄府得名。鴨嫩而肥。醃而以麻油漬之。日久肉紅味鮮。廣城甚貴之。

龍豬出南雄龍王巖。在城東百里。重一二十斤。小耳。庫脚細爪。土人醃薰。以竹片綑之。皮薄肉嫩。與常豬不類。廣城亦重之。又出江西贛州龍南縣。

英德石大者可置園亭。小者可列几案。無不刻畫奇巧。玲瓏峻削。但不若靈璧石。叩之鏗鏗作聲耳。入城列肆。多賣石者。然無一中玩。必求之收藏之家。方可得。米袖中物。然價亦不賤。語云。英石三妙。皺、瘦、透也。

英枕卽藤枕。以光細堅厚三兩層者爲佳。定製乃可得。

榕樹閩廣最多。他省則無。故紅梅驛以北無榕。大者蔭十餘畝。離奇古怪。備木之異。衙署多植以爲蔭。然體曲不中梁柱。理斜不中材用。質虛不中薪爨。莊子所謂以不材而壽者也。漳浦黃石齋先生有榕頌。其木年久者常結伽南香。焚之致鶴。植于水際。其子可以肥魚。細枝曝乾。束爲炬。風雨不滅。其鬚製藥。

可以固齒。其脂乳可以貼金接物。與漆相似。嗚呼。人但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也。

潮州總戎薛謙若受益園有榕一株。下分上合。中間相隔三尺。可容出入。因以爲園門。而兩樹中各函一石筍。高六七尺。不知何從而入。薛求作詩。因爲壽榕歌。

嶺海饒怪木。榕類尤非常。高者參青天。其廣可蔽滿谷之牛羊。疎理難剝作舟楫。曲幹不中爲棟梁。析

以爲薪不炎上。佐鼎不若茨與藟。托根多在官府署。龐然雖大材非良。鳳皇偶來翔。飛飛擇止息。旣無

桐花可以棲。又無竹實可以食。鷄鷓且厭鐘鼓饗。徘徊肯下千仞翼。蛟螭糾結枝猗猗。陰雨蔽虧葉鬢

鬢。行者過之晝不見白日。夜不見月與星。粵諺云。廣東天南頭有天沒日頭。其下雨露所不濡。禾黍所不植。奪民之利

肥其根。使我一見爲心惻。共言大樹有靈神。勇士不敢操斧斤。嶺南霜雪總不到。使汝盤踞偃蹇無涯

垠。唯有元戎園亭一樹最奇絕。上成連理下門闕。樹中腹石共嶙峋。樹石相連彌歲月。上古大椿八千

秋。此樹應同兆牙蘗。牙旗不動軍門靜。鈴閣晝閒春日永。起居八座太夫人。百歲高堂作湯餅。壽九十八

六歲。七十萊衣舞壽筵。孫枝瓜瓞更綿綿。笙歌堂上會親戚。鼓角營門拜玉鞭。西越故人叨世締。小詩作

頌。慙詞麗。元戎勳業震天南。大樹將軍卽馮異。

仙人掌。人家種于田畔。以止牛踐。種于墻頭。亦辟火災。無葉。枝青嫩而扁厚。有刺。每層有數枝。杈枒而生。

絕無可觀。其汁入目。使人失明。

木棉樹。大可合抱。高者數丈。葉如香樟。瓣極厚。一條五六葉。正二月開大紅花。如山茶。而蕊黃色。結子如

酒盃老則坼裂。有絮茸茸。與蘆花相似。花開時無葉。花落後半月始有新綠。其絮土人取以作裯褥。余買數斤歸。欲效綿花製爲絮。女工不能治。海南蠻人織以爲巾。上出細字花卉。尤工巧。名曰吉貝。卽古所謂白疊布。杜詩「光明白氎巾」。卽此。今詢之粵人。亦無有織作者。或別是一種耳。廣州閱武廳前。與南海廟各有一株。甚大。開時赤光照耀。坐其下如入朱明之洞也。

宜母果似橘而酸醜。食甚下氣和胃。婦人懷妊不安。食之良。故有宜母之名。又名宜濛子。製以爲漿。甘酸辟暑。名解渴水。元吳棗有宜濛熟水歌。

檳榔出海南。而徧于兩粵。其樹亭亭直上。近頂五六尺間有葉。葉間洪腫坼裂。一苞數十子。無花而實。棘針重疊其下。皆黎女採摘入市賣之。謂之山子。食時一枚切爲四片。以萋葉石灰并嚼之。或加椰肉核桃之類。人客相見。以此先茶。然亦有食之而悶眩汗出者。飲冷水一二口卽解。而彼人日不離口。近日都門酷嗜之。甚于粵。

椰子形如芋頭。如人首。外包棕皮。內有堅殼。解之得漿。味如葶藶之汁。附殼白肉如截肪。甘脆可啖。彼人切爲絲。蜜餞以致遠。中有心可食。亦有無心者。其殼爲椀。最小者爲酒盃。尤貴。相傳入蠱鄉用椰器。遇毒卽裂。今皆鑲而用之。失其性矣。

黃皮果大如龍眼。又名黃彈。皮黃白有微毛。瓢白如豬肪。有毒核數枚。酸澁不成味。久之少甘。疑卽餘甘子。樹似橄欖。緣條開小花。夏末結實。小兒嗜之。

蒲桃形如蠟丸。大如桃。高丈餘。花開一簇如針。蕊長寸許。五月熟。色青黃。中虛有核如彈丸。搖之有聲。肉鬆而甘。憶幼時在福建永春縣。食一種名香果。形少圓長。肉鬆甘香異常。重握卽碎。後兩次入閩。于福省徧覓不可得。羅浮僧云。山中甚多。每熬爲糖果以餉客。余亦兩次入粵。未及嘗也。

蕉子最多。蕉心抽一莖。叢生一二十莖。如肥皂。而三稜。剖之。肉如爛瓜。味如蜜筒香瓜。名爲棒槌蕉。自夏徂冬。賣此最久。有玫瑰蕉。作玫瑰花香。又有狗牙蕉。二種小而甘。品貴于棒槌。其不實者有紅蕉。中抽一花如蓮。蕊葉葉遞開。紅赤奪目。久而不謝。名百日紅。有蕉葛。不花不實。人家沿山溪種之。老則斫置溪中。俟爛。揉其筋織爲葛布。亦有粗細。產高要。廣利。寶查等村者佳。然一年卽黑而脆。遜葛遠矣。魚膠。大者徑數尺。小者如盤。厚且堅。不知何魚之鱠。或云齊明帝所嗜。鱧鮓卽此。余年伯王文貞公服之。連舉八子。甚詫其効。

白石出高要七星巖。瑩潔光潤。土人琢以爲器。或做高麗製爲燈。極明亮。

錦石出高要峽。細潤可爲硯。亦發墨。白錦石出七星巖。有山水草木雲氣物象。土人琢爲屏風。爲床榻。爲香几。爲插屏。康熙甲子年。西洋國王造宮殿。行咨粵中。遣人鑿取以爲塔坵。因此山關繫肇慶龍脈。不允其請。其見珍于外國如此。

孔雀產廣西。而羅定山中間或有之。雌者尾短無金色。雄者尾大而綠。金翠奪目。其毛羽初春而生。四月後復凋。與花相榮衰。然自愛其尾。欲棲息必先擇置尾之地。捕者先施網罟。俟甚雨。尾霑而重。不能高

翔卽羅網罟不肯妄飛恐傷其尾至死愛護之士人取其尾每數十莖長短相雜爲一屏價亦不甚貴其偏身毳毛及尾毛之破碎者取以織補服其肉則充餉饋如鵝雁味亦如之食解百毒然食孔雀肉則服藥無効其尾金眼有毒孩童戲取啣口中有死者其膽與糞尤毒能殺人而孔雀尾插瓶中蚊喜食之尾能粘龍腦宋時禁中每幸諸閣擲龍腦以辟穢過則以孔雀尾爲帚掃之腦皆粘聚尾上無有遺者

養孔雀須以一間房前開窗牖使其向明四面通透橫一木架令棲息其上飼以五穀豆麥勿令缺水每至秋夏田中拾螽斯蟋蟀蚱蜢之類飼之引于廳事令慣見賓客又盛夏或患眼病以鵝翎筒子灌少清油以清水洗之如眼不開則擘口啖以小魚蝦及切菹少許啖之貴其涼冷切不可與鹹酸雜食則減精神昏暗毛羽馴養頗久性與人習每至晴明軒翥其尾迴顧自視之名曰朝尾見婦人童豎綵衣華服則放屏以誇之或妬逐而啄之或聞歌唱絲竹之聲則放屏而舞

有偶得孔雀卵者使雞伏之初年生綠毛三年生小尾小火眼五年生大火眼大尾尤與人習

海膽蚌螺類也出陽江海豐等處殼圓有粟粒附石而生互相聯綴取一帶十若觸破其一餘皆粘石不可動縱椎之破亦不得脫也肉色黃有四瓣鮮煮甚美乾者味如鹿脯其殼朱漆其內爲盃爲盒大者爲香爐然脆不經用

柔魚類墨魚而長無螺蛸骨故名柔魚墨魚海豐名鱒魚較他產脆美大約鱒魚柔魚墨魚一類也



蒲席出端州者細滑勝于他處。名賽龍鬚。龍鬚席則獨產端州廣寧縣。似蒲而細。然雖細而恨薄。夏暑汗體寢臥其上。轉側粘身。故無足貴。

燈草席出東莞。軟厚而溫。價亦不賤。染作五色如蜀。充四方餽遺。

流黃席出潮州。流黃鎮與虎邱席相似。而柔細過之。佳者每床一金。

西國米出西洋。僞者以葛粉爲之。以多煮不化。而色紫柔滑者爲真。益胃和脾。夙病初起者宜食之。

粵東之笋十九皆苦。彼人以苦笋益入甘者作脹。凡煮苦笋以黃豆同煮。未熟不可開釜。犯則彌苦。

苦瓜又名癩葡萄。卽錦荔枝也。閩粵皆以爲常饌。有和脾疎胃之功。俱食其青者。或醃作菹。或灌肉其內。

或以爛肉。

扶桑花粵中處處有之。葉似桑而畧小。有大紅淺紅黃三色。大者開泛如芍藥。朝開暮落。落已復開。自三

月至十月不絕。佛桑與扶桑正相似。而中心起樓。多一層花瓣。今人以扶桑佛桑混爲一。非也。紗緞黑

退變黃。搗扶桑花汁塗之。復黑如新。

鹽菜卽鹽菜。人家徧地種之。莖中空而葉尖。以滾水先焯乃炒。爲佳。醃爲菹。亦可久藏。可解胡蔓野葛毒。

波羅蜜與大葉榕相類。不花而實。實生枝間。或根上。春生。至秋可食。苞大如瓜。而多軟刺。肉如橘。囊有核。

如肥皂子。白膜包之。爛食如栗。其囊汁作邪甜。氣亦臭。彼人酷嗜之。

羊桃一名三斂子。一名五斂子。以其觚稜而分也。色青。味黃甘酸。內有小核。能解肉食之毒。有人食豬肉。

咽喉腫病欲死。僕飲肉汁亦然。人教其取羊桃食之。須臾皆起。又能解蠱毒嵐瘴。土人蜜漬鹽醃。以致遠。

人面子。出增城。核如人面。余剜視之。殊不甚似。略具數孔耳。土人皆以入饌。凡煮鴨煮肉。必用之。亦醃以爲菹。或刻作花毬。蜜漬充餽。嫩者搥爛。熬爲膏。以蜜收之。甘酸益津。

山丹花。如瑞香。而正赤。開足後帶黃色。東坡詩云。堂前種山丹。錯落瑪瑙盤。甚得其形似。

金鳳花。黃色。如鳳心吐黃絲。葉類槐。余在七星巖見之。從僧乞其子。歸種之。不生。

芥蘭。甘辛如芥葉。藍色。鍊之能出鉛。又名隔藍。僧云。六祖未出家時。爲獵戶。不食葷血。以此菜與野味同

鍋。隔開煮熟食之。故名。余亦從僧乞其子。歸種之。滿畦矣。

番薯有數種。江浙近亦甚多而賤。皆從海舶來者。形如山藥而短。皮有紅白二種。香甘可代飯。十月間徧畦開花。如小錦葵。粵中處處種之。康熙三十八年。粵中米價踴貴。賴此以活。有切碎晒乾爲糧者。有製爲粉如蕨粉藕粉者。又有甜薯。圓如鵝鴨卵。有豬肝薯。形如豬肝。重十餘斤。皮紫。皆出粵地。唯番薯種自洋中來也。

土芋。形全似芋。但味少淡而無香耳。

葛根。大如臂。有如瓜者。剖而食之。甘如梨。白如蘿蔔。可以爲粉。

木耳。產于石上。多皺而厚。食之甚脆。

燕窩有數種。白者名官燕。斯之絲縷如細銀魚。潔白可愛。黃色者次之。中有紅者名血燕。能治血痢。白者入梨加冰糖蒸食。能治膈痰。日本以爲蔬菜。供僧。此乃海燕食海邊蟲。蟲背有筋。不化。復吐出而爲窩。綴于海山石壁之上。土人攀援取之。春取者白。夏取者黃。秋冬不可取。取之則燕無所棲。凍死。次年無窩矣。

海粉是海邊蟲食海菜之糞。蟲如蛞蝓。大如臂。食綠則綠。食紅則紅。但綠色者多。以清脆爲佳。若黃色爛結。不貴矣。紅者可治赤痢。

荔枝多不及閩。而較早一月。唯新興者過之。新興荔枝較美于閩之狀元紅。官其地者。亦不可多得。尙逆在藩時。荔枝將熟。差官封守之。熟則索夫進送。故多伐去之。增城荔枝亦美。挂綠爲最。黑葉次之。彼人取荔枝爲酒。蓋以荔枝汁和燒酒爲之。香味俱美。然難致遠。

蠔肉最美。其殼砌牆。鱗鱗可觀。蟠形似蜆而大。沙螺類。蟬而肥。若龜腳。真下品矣。蠔崽音宰。小蠔也。潮州以薑醋醃生食。味甚清脆。不覺其腥。

禾蟲形如百腳。又如馬蝗。身軟如蠶。細如箸。長二寸餘。青黃色相間。中有白漿。狀甚可惡。產海濱田中。禾根長數尺。或至丈許。縷縷如血絲。隨海水而出。漾至海濱。寸寸自斷。卽爲此蟲。土人網而取之。午前擔負而賣。午後卽敗不可食。取蟲置器中。滴鹽醋一小盃。其漿自吐。瀘以蒸雞子最鮮。藩逆時。禾蟲亦稅至數千金。魚埠蜆塘。其稅尤多。民極苦之。

鱒魚。與閩同。其子爲醢。其殼爲杓。其血綠色。烹鱒并血。則味更佳。  
鱒魚。絕無味。土人名三黎魚。土音來。

嘉魚。出肇慶府。冬月始多。爲魚中第一。廣魚無味。此魚出自石穴。蓋食乳水。故肥美。

蘆鰻。產海邊。隨潮登岸。食蘆笋。潮退入溪田中。不能去。方可得。有重一二十斤者。有重五六斤者。全似鰻。而身短背黑。有類烏鱧。味極肥美。余于惠來縣食之。不可常得。

玳瑁。出南番海洋。狀如龜。鱗背負十二葉。取用必倒懸其身。用滾醋潑之。逐片應手而落。黃多黑少者價高。黑斑多者不爲奇。廣人以製盃盤梳掠之類甚精。

蒲魚。卽鱒魚。其味甚美。而尾極毒。中之癢悶不已。用葛布燒灰。同麻油調塗。良。狀若荷葉。大者七八尺。無足無鱗。背青腹白。口在腹下。目在頰上。尾長有節。節節連比。熟則脆軟。出陽江者多。昌黎詩云。蒲魚尾如蛇。口眼不相營者是也。又名海鶴魚。又名少陽魚。

苦荬茶。一名臯盧。非茶也。葉大如掌。一片入壺。其味極苦。少則反有甘味。擒嚙利咽喉之疾。功並山豆根。速香。出瓊州者爲勝。有色黑而重者。名將軍帽。鱒魚片。色黃而有棕紋者。名花剗。自海舶至者。味辛而酸。不如瓊產之甜靜。無尾烟氣也。其餘有夾板并抱朽木者。俱香之下品。而尤有他木煮成假充者。不可不辨。

海瓊沉香。盡產黎峒。多虎狼毒。虺異蛇。其俗皆女子。採香耳帶金環。首纏錦帕。腰佩利刀。什伯爲羣。遇竊

香者。卽擒殺焉。出萬安山島者最勝。島在正東。謂得太陽之氣。香尤蘊藉。沉香以瓊州所出者爲最。舶沉雖大而重。色黑而堅。味辛。俱不及瓊沉之甘。而下氣神速也。瓊又有藥沉。俱細片黃色。然投水卽沉。入藥尤妙。人不易識也。

諸香。龍涎最貴。廣州市直每兩不下百千。次亦五六十千。出大食國近海傍。常有雲氣罩山間。卽如有龍睡其下。或半載或一二載。土人更相守視。候雲散則龍已去。往必得龍涎。或五七兩或十餘兩。衆共分之。又一說。大洋海中有渦旋處。龍在其下。湧出之涎。爲日所燦成片。風漂至岸。人得取之。又嶺外雜記。龍枕石而睡。涎沫浮水。積而能堅。鮫人採之。以爲至寶。新者色白。久者色紫。甚久則黑。其氣近于臊。形如浮石而輕。膩理光澤。入香焚之。則翠烟浮空。結而不散。又一說。龍出沒海上。吐出涎沫。有三品。一曰汎水。二曰滲沙。三曰魚食。汎水輕浮水面。善水者伺龍出。隨而取之。滲沙乃風浪漂泊舟嶼。積年氣盡。滲于沙土中。魚食龍涎作糞。散于沙磧。其氣腥穢。唯汎水可入香用。

龍涎于香品中最貴重。出大食國西海之中。上有雲氣罩覆。則下有龍蟠洋中大石。臥而吐涎。飄浮水面。爲太陽所燦。凝結而堅。輕若浮石。用以和衆香焚之。能聚香烟。縷縷不散。蓋龍能興雲。亦蜃氣樓臺之例也。余兩至粵。未見真龍涎。姑述所聞如此。今海外進貢內府。不過四兩。

粵市中有香膠。乃末高良姜同香藥爲之。淡黃色。以一二匙浸熱水半甌。用抵婦人髮。香而解髓。膏澤中之逸品也。

黃熟出東莞他處則無其最佳者爲香根堅如沉速槎枒屈曲可爲盃罍爲硯山爲禽獸形供玩盃以銀鑲山以紫檀爲座頗稱雅品其香有透棕橋梁有大片如手掌俱以棕紋深透堅實爲佳其平常者至賤以樹蘭蒸之香頗蘊藉有以香櫟皮罨之味勝蘭香其皮可漬以爲紙又可以績以爲布

素馨較茉莉更大香最芬烈廣城河南花田多種之每日貨于城中不下數百擔以穿花燈綴紅黃佛桑其中婦女以綵絲穿花繞髻而花田婦人則不簪一葉也茉莉尤賤有重臺者三臺者又有番茉莉花大如龍眼千葉極香但花瓣層疊鮮有開足者

樹蘭高丈餘花似魚子蘭而香烈過之五葉者貴其花不落香且久三葉者其花次日卽落俱不能度嶺度嶺次年不花三年萎矣

珍珠蘭彼處殊不貴根有毒食之殺人故蒸花露者忌之茉莉花蒸露氣極臭

棕竹幹如竹而實心密節皮青色外有棕皮節節包之葉與竹無異最難長可爲杖

鐵蕉葉如鳳尾草而堅勁根出土上如芋頭燒鐵釘釘其根則繁茂

鐵樹高數尺葉紫如老少年開花如桂而不香或云此樹遇甲子一開開必以丁卯年故有鐵樹開花之諺然甚無異致吾所不取焉

烏欖一名木威子乃橄欖之大者蒂有鼻味大遜橄欖土人取其肉醃爲菹名曰欖鼓色如玫瑰味頗雋又可榨油調食點燈其仁則爲佳果以致遠然不善收藏輒油不可食其皮染物鮮紅如茜其核可爲

薪。

石蛤一名坐魚。閩浙皆有之。卽蛙之大者耳。重者斤餘。項短身青黑。土人連皮食之。云不可脫去。此錦襖子。

蟒蛇。粵西及海南州縣有之。大者能吞鹿。食人性極淫。人卒遇之。取婦女弊褲投擲。蛇以首戴之。俯仰頓撼甚樂。俟其倦悶。卽斃之。或投以婦人衣。則亦盤繞不去。捕之之法。度其出入之地。先釘羅樁數行。狹僅容其身。壯士持橄欖棍伏其中。出一人于外。颺婦人裙褲以招之。蛇望見。卽昂首高五六尺。來逐人。退入羅樁內。蛇身既巨。到狹處曲折。則轉身不便。蜿蜒屈伸間。人持棍擊之。且退且擊。數人迭出。視其首俯地。則無懼矣。以葛藤繫其頸而牽之。每擊一下。則皮肉縮有一泡。死而血凝。卽護身膽也。其力大減。多以亂真。真者乃在腹內。價過兼金。其肉可食。皮可裝鼓鞞之類。蛇處山谷中。土人往往占望。而測知其多少。

蟒蛇最淫。山中見婦女。卽追逐之。蟠繞其身。與之交媾。以舌入婦女口中。人衆逐之。其去甚疾。婦女扶歸。以雄黃薑湯灌之。服驅毒之藥。以熱水揉腹。盡出蛇精。始無患。不治。月久產小蛇矣。

倒挂形如小鸚鵡。徧身綠色。臆尾兩翼。俱有大紅。雌者止尾翼有紅。飼以水飯。夜則倒挂籠中。或止以一爪挂籠。性畏寒。不能度嶺。攜者籠上幕以布。時以胡椒水洒之。夜置幃中。余攜歸兩對。比冬皆斃。東坡詞中有倒挂收香之說。殊不確。或別一種耳。

烏猿。出羅定州及石城。渾身如墨。止眼碧齒白。卽舌亦黑也。短身長臂。臂倍于身。行走如人。性甚警慧。余攜歸。畜之甚馴。有黑身白眉者。有連鬚白者。有尾長過身者。好居樹上。跳越如飛。捕之者。逐使下地。在無樹木之處。則束手受縛矣。

石猴。小如拳。出高州、化州、羅定等處。可于筆筒中睡。

嶺南有猿。似猿猴而大。毛深厚而金色。以猿猴爲糧。每嘯則羣猴皆集。列跪其前。猿乃一一手按之。自首至尻。驗其肥瘠。視肥者以石戴其頂。此猿跪捧不敢動。餘乃散去。戴石之猿。隨猿至水次。入水洗濯。又自拔毛淨訖。乃臥而聽猿食之物。之相制至于如此。哀哉。猿皮爲褥。最溫。其價甚貴。吾友陳元孝有猿賦。

山鳥。形如八哥。能作種種禽獸音。教之亦能學人語。余攜歸二隻。臆間有黑色。圓長者善鳴。眼紅者善鬪。彼處多畜之。

鸚鵡。有白者。較綠者差大。頂有角毛墳起。時放花。淡黃綠色。瓏瑤可愛。有大紅者。毛赤如血。有五色者。光采陸離。皆從洋中而來。洋貨店中多有之。五色者少。稍北行卽苦寒病。飼以紅柑有愈者。

綠鳩。似班鳩。而色綠。自廣西而來。相傳每年九月。黃魚化爲之。出水集巖樹間。網之輒得。粵東甚貴之。而粵西以充庖。

西洋雞。頭高尾趨。與常雞甚異。亦有黑白雜色諸種。



火雞。毛黑毳毳下垂。高二三尺。能食火炭。相傳火雞火鼠毛爲火布。此雞毛焚之。亦成灰燼。恐非。此雞亦自海外來。

翠雞。形如雞而極大。徧身翠毛。余攜一隻至家。不數日而斃。

柚子。花香酷似梔子花。肉紅者甘。白者酸。然增城香柚小而白。肉香甘異常。潮州出斗柚。大如斗。味亦甘美。其皮可爲香灰。

香圓。似蜜羅柑而圓。少橢。中無穰。甚甘脆。

斷腸草。粵中處處有之。葉與萋葉正相似。乃木本。高三四尺。結子如羊角。不知手誤觸之。入口亦有毒。與夫每以相戒。粵山野人最輕生。每服此以圖賴。有欲攝之者。此草卽搖動。若招人之狀。閩中亦有之。余過汀州。見郡守王簡庵廷掄出示。禁人服斷腸草。有收取送官。每擔給銀三錢。

曇花。似百合花而色紫。合二三十朵。攢爲一朵。香烈異常。

鷓鴣。形如雌雞而小。雌雄相對啼。飛不甚高。嶺南之佳味也。

新興縣有優曇鉢。無花而實。實似枇杷。非佛經之優曇鉢羅花也。

錫出惠州者。謂之上點銅。錫鑛入爐。必用芋。芋鍊之。方鎔成汁。無芋則不成也。性堅而清。以製器用最精。工人亦極精巧。他省之匠不能及也。洋錫尤堅而白。製器如銀。久不變色。

白鉛出楚中。販者由樂昌入楚。每擔價三兩。至粵中市于海舶。每擔六兩。海舶買至日本。每擔百斤。鍊取

銀十八兩。其餘卽成烏鉛。俗稱倭鉛。實不產倭。乃鍊出銀後。仍載入內地。每倭鉛百斤。價亦六兩。其鍊銀之法。誓不傳于內地。爐火家亦不曉其術也。

西洋燭。有大至十餘斤一對者。以黃蠟煉過。色如白蠟。柔潤耐點。又有一種細如箸。綿絮爲心。盤折如膏環。餽子欲點。則引長其燭。息則仍盤之。可入巾箱。明而耐久。

吸毒石。乃西洋島中毒蛇腦中石也。大如扁豆。能吸一切腫毒。卽發背可治。今貨者乃土人捕此蛇。以土和肉舂成。大如圍棋子。可吸平常腫毒。及蜈蚣蛇蝎等傷。置患處粘吸不動。毒盡自落。其石卽以人乳浸之。乳變綠色。亟速棄之。着人畜亦毒也。不用乳浸。石卽裂矣。一石可用數次。真腦石置蛇頭不動爲驗。

西洋狗。小者最貴。有黑者。有黃色者。鬼子與之同飲食寢處。又有一種。稍大而毛長尺許。深目短喙。狀如獅子。尤瘳醜。

檳榔。身似樓欄而色綠。亦有絲自裹。高七八丈。亭亭直上。葉生頂上。大如掌。甚穠密。其杪抽絲蔓千百條。長丈餘。下垂如縷。蕤蕤可玩。結子紋如檳榔。可爲素珠。其木可爲大小盤。紋如棕竹。但質理虛脆。攜之北行。易裂。皮中有麪可食。名檳榔麪。

五色雀。產羅浮。游羅浮者。大率先至華首寺。有佳客至。則此鳥飛鳴迎客。名迎客鳥。羅浮志載仙蝶爲仙人彩衣所化。大如盤而五色。人得其繭。蝶亦化出。數日卽有一蝶自來。引之而去。雖

數千里之外。藏之箱篋。亦化去也。然惠湖山中多產此繭。或作于竹葉。或作于樹葉。山中人採而買之。抽絲撚線。製爲繭綢。出程鄉者最佳。每端三四金不等。然非仙蝶也。因疑羅浮蝶。亦誌書附會之說。康熙庚辰十月。余在惠州。有羅浮僧贈繭二枚。置之竹籠中。亦忘之矣。次年三月十七。舟至江西弋陽縣。忽出二蝶。大如扇。五色陸離。合邑傳觀。廿一日至玉山。日中忽有一蝶飛至舟中。頃之不見。上燈後。復見一蝶從舟中飛去。視籠中二蝶亦杳然無跡。但籠隙甚小。不知何以得出。玉山離羅浮數千里。蝶出繭未及三日。何由知之。何以來引去如是之迅速。始信神物去來。有莫知其所。以然者。志書之說。殆不我欺也。

羅浮有竹葉符。片片有篆文。可以辟書中蠹。丹竈泥粉。紅色丸如黃豆大。云調水飲之。治不服水土及注船等症。

羅浮有茶。產于山頂石上。剝之如蒙山之石茶。其香倍于廟界。不可多得。化州有琉璃茶。出琉璃菴。其產不多。香味與崗界相似。僧人奉客。不及一兩。

葵扇。出東莞。其販于江浙者。特其篋者耳。其精者有彩畫人物。極工緻。又有柄中鏤空。內刻人物。自能運動。其直兼金。大者長三四尺。可爲腰扇。障日。其葵亦有花。

粵中溫熱。最多白蟻。新構房屋。不數月爲其食盡。傾圮者有之。尤異。此物能食銀。康熙甲子年。鹽課提舉司汪芾斯爲余言。庫銀忽缺數千金。見壁下有蛀末一堆。爛如白銀。尋其穴掘之。得白蟻數斛。入爐焙

之。仍得精金。但耗其十一耳。又庚辰年。余至廣城。按察司知事王煜。有一親識。寄銀五十金。藏竹箱中。經年。其人來取。封識如故。發其銀。紙裏已破。錠件宛然。而輕十餘兩。視之。已中空矣。次日見箱下有銀屑。一路入壁孔中。掘之。皆白蟻。取而鎔之。仍爲銀。已缺數兩矣。

粵山中道傍一種小樹。狀如木蘭。亦類紫微。高一二尺。葉大如指頭。頗帶藍色。葉老則有白篆文如蝸涎。名鬼畫符。葉下有小花如粟米。至晚則香聞數十步。恍若芝蘭。又名夜蘭。山間暑月有蚊。卽折此樹。逐之。蚊卽驚散。故又名蚊驚樹。彼人凡一切風寒諸病。取樹葉煎湯服之。少頃大吐痰涎。立效。或行路寒暑所侵。吐瀉腹痛。雖危篤者。採摘數葉嚼之。或吐或不吐。病徐卽愈。城市人無知之者。亦異草也。

廣州靖海門外過河。海幢寺藏經閣下。有樹一叢。名鷹爪蘭。枝蒂如鷹爪。花六瓣兩臺。他處未見。亦異種也。

孝光寺殿東菩提樹。大十餘圍。根株無數。相傳梁天監年西僧攜種。

西洋紙被。長丈餘。圓如繭。而空其首。細看無縫。色白如綿。云國中夫婦同寢其中。可以禦寒。

潮州大馬蟻山。有蟻祖廟。每年五月。羣蟻來朝。亦怪事也。粵中馬蟻。種類極繁。人家几案之上。臥榻之中。撲緣殆徧。稍有蜜糖腥羶之物。雖懸之梁上。庋之篋中。無有不爲所嚙者。床桌之足。以水盆置其下。芥可渡。卽驅之不去矣。

廣州可畊之地甚少。民多種柑橘。以圖利。嘗患小蟲損蝕其實。唯樹多蟻則蟲絕。故園戶之家。買蟻置之。

樹。販蟻者用豬羊脬盛脂其中。張口置蟻穴旁而取之。謂之養柑蟻。高州西荔枝村。兼種橘柚爲業。其樹連亘數畝。繁竹索引。大蟻往來出入。藉以除蠹。蟻卽于葉間營窠。多至什伯。結如斗大。土人取其子作羹。或爲醢。以爲鮮美。

高郡人病。不事醫藥。唯重巫鬼。不愈。以艾炙之。所產縮砂仁、黑白牽牛。至多。

烏犍牛。出陽春。電白等界。毛色光膩。土人飾鞍轡乘之。以代驃驢。

嶺南人喜食蛇。易其名曰茅鱗。食草蟲。易其名曰茅蝦。鼠曰家鹿。曲鱗曰土笋。

海邊黃魚。化爲鸚鵡。泡魚大者如斗。化爲豪豬。鯊魚之虎頭者。化爲虎。斑者化爲鹿。

潮州龍蝦。大者長五六尺。頭與龍無二也。更大者其鬚可爲杖。然不可見。小者亦重三四斤。肉味不甚佳。

置墻下。羣蟻食之。不日可盡。洗滌其殼。可以爲燈。

狗印。出潮州。如蛇。有四足。

潮州木芙蓉。大如梧桐。朝開粉紅色。午變大紅。晚又變爲淡黃。人家種者。凭樓而觀之。

芳竹。多刺。土人用爲藩籬。近交趾境尤多。

瑞蓮菜。一名睡蓮。花瓣外紫內白。幹如釵股。心似雞頭。以水淺深爲短長。日沉夜浮。必雞鳴採之。始可得。

清香爽脆。銷暑解醒。出高州。

洋葱。形似獨顆蒜。而無肉。剝之如葱。澳門白鬼餉客。縷切爲絲。瓊瑤滿盤。味極甘辛。余攜歸二顆種之。發

生如常葱。至冬而萎。

頻婆果。如大皂莢。莢內鮮紅。子亦如皂莢子。皮紫。肉如栗。其皮有數層。層層剝之。始見肉。彼人冒顏厚者。曰頻婆臉。

龍髯花。色赤。形似秋海棠。中心垂絲。裊裊如龍髯。

馬櫻花。色赤。如馬纓。其花下垂。一條數十朵。樹高者丈許。有白者。有桃紅而大紅。鑲邊者。皆異種也。

番荔枝。大如桃。色青。皮似荔枝殼。而非殼也。頭上有葉一宗。擘開。白穰黑子。味似波羅蜜。康熙三十八年。上幸杭州。總兵藍理進此果。

鼠脯。順德縣佳品也。鼠生田野中。大者重一二斤。斫得其穴。壘壘數十。小者縱之。大者夾爲脯。以待客。筵中無此。以爲不敬。禮記迎貓。爲其食田鼠也。殆卽是歟。

海豐芥菜。大者重二十餘斤。他處不及。葉圓厚無齒。

鶴膝竹。可爲杖。其節如雞腿。亦名雞腿竹。

綿木。產肇慶。屬新興等處。其質柔韌。以爲肩擔。雖負重不折。用爲輿槓最佳。一對值銀二兩。水豆芽。蟬類也。鮮時殼中有一肉柱。如牙箸。醃之則無。小如豌豆莢。

鎖管。形如鎖。十餘相連。味如蠣房。鮮食醃食俱佳。

跳魚。長二三寸。形如上鮓。而細長。頂高而方。兩眼生頂上。身有細綠點。能跳躍。又名花魚。炙食佳。亦可作

羹。

角魚頭有稜角四起。飛魚翎鬣如針而稀。能飛水上。龍蝦長鬚有二角。肉最美。花魚編身而鬣斑。以上數種皆出海豐。

海豐水族甚夥。有馬鮫魚、鰯魚、淡鯊脯、土鯪脯。似比目半體。而兩眼生在一處。炙食最鮮。黑魚脯、鱸魚脯、烏耳鰻、乾油箸、風螺、乾西施舌、絲蚶、金鈎蝦米、對蝦、沙蜆、龍虱、海鴨脯、金蟬脯、即鶉鶉、赤蟹、麩蠔、珍珠蠔、菩提菜、沙白海膽、鮭魚鱠、鯊翅、帶子及鮓魚。又有日月者。蚌類也。大如掌而圓扁。殼半片白。半片紅。土人直名之曰日月。

油葱形如水仙葉。葉厚一指。而邊有刺。不開花結子。從根發生。長者尺餘。破其葉中有膏。婦人塗掌中以澤髮。代油。貧家婦多種之屋頭。問之則怒。以爲笑其貧也。

蓬生果。名乳瓜。土人又名木瓜。樹高一二丈。如椶櫚。葉如蒲葵。近頂節節生葉。葉間生瓜。大類木瓜而青色。嫩皮微有楞。肉白多脂。而無核。搯之乳隨指出。醬食甚脆。子如蠶矢。二月下種。一年即高大。數年果少。則伐之另種。其樹去皮可食。如蘿蔔。亦可醬食。余于肇慶見之。

凡魚皆孚子卵生。唯鯊魚胎生。魚在胞中。多者一二十枚。少者數枚。口吐而生。破腹取胞魚。目未開。肉嫩中羹。若鯊魚則其美在翅。肉粗淡無味也。

廉州府學中有大蜈蚣。長四五尺。身闊三寸。每逢風雨之夜。飛出殿楹之外。白光如曳練。頭有圓光如毬。

霍霍有聲。余族弟章成爲廉府教授。舉家見之。

瓊州有雷公馬。狀如蜥蜴。腹紫背青綠。頭頸有髮如馬。多在樹上。螫人立死。雷州亦有雷公馬。其形相同。而無髮。多在海灘沙上。又名沙猷。見人卽藏入沙中。雷州人取食之。

瓊州有冬瓜蛇。大如柱。而長止二尺餘。其行跳躍。蓬蓬有聲。螫人立死。韶州仁化縣丹霞山。最稱名勝。山中產藥甚多。有異果名石栗。樹如枇杷。葉亦相類。實如核桃而扁。殼堅。中有肉如栗而更香嫩。

金星草。闊寸許。長一二尺。形如蘆。其葉中心一條。金星點點連綴。折之。中有黑髮一根。切而浸之。可爲閨中膏沐。

仙米。亦產丹霞。徧地所生。粒如粟而色綠。煮熟大如米。其味清腴。

果下馬。高不過三尺。背有雙脊。健而能行。可以果樹下乘之。故名。產高州。

山馬。形似鹿。千百爲羣。角彎繞後。

山牛。與牛無異。但眼紅耳。山中作隊而行。見人不畏。海南山中甚多。